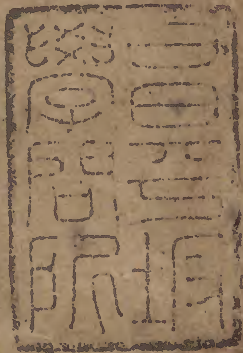


定纂四書古今大全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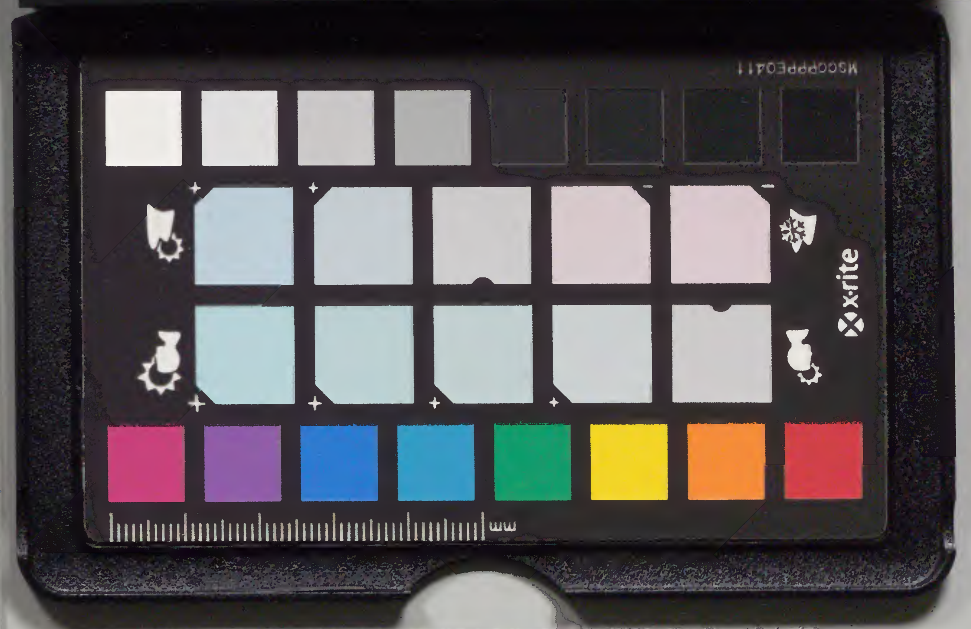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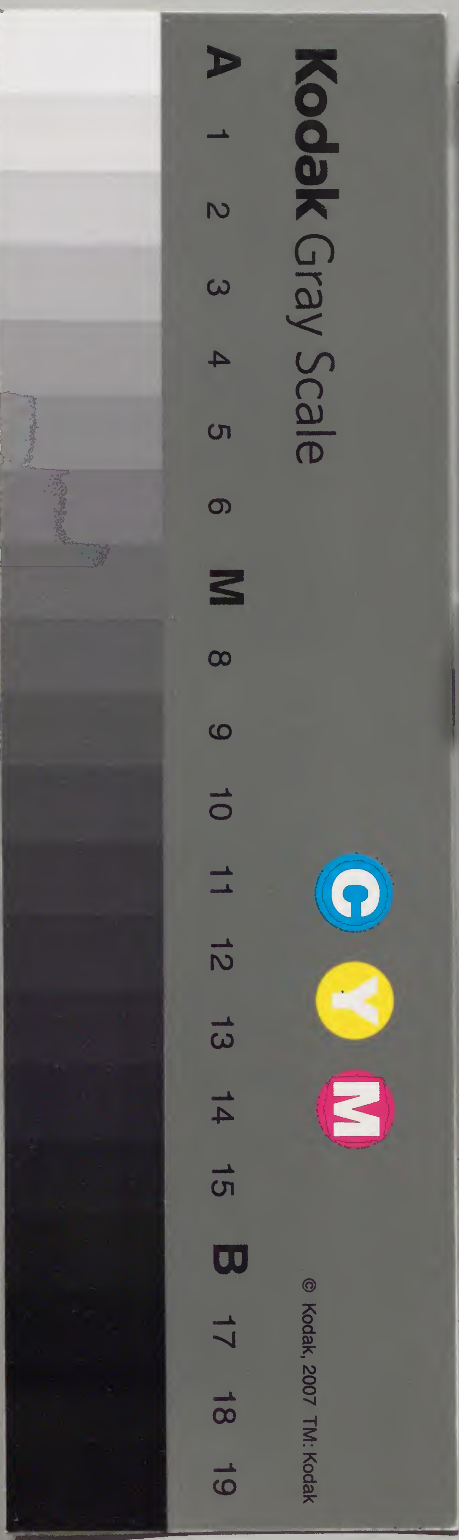
大學



漢書門			
四	六	八	五
冊	函	架	號
二	四	五	類

內閣文庫			
五	八		漢
函	四	五	書
一	〇	五	類
〇	冊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545
冊數	40 (2)
函號	277 89



糊などで貼り付けられている部分がめくれない箇所あり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纂定居今大全大學卷二

詩云邦畿千里節

宋東陽許氏曰王者所居地方千里謂之王畿居天下之中四方之人環視內向皆欲歸止於其地猶事有至善之理人當

止之地

一

宋吳氏季子曰古者方千里曰王畿蓋自東而西自南而北皆千里也千里之內為畿是衣冠禮樂之所萃聲名文物之所都為鈞天帝居之尊非復陋邦僻壤之比農願耕於其野商願出於其塗賈願藏於其市豈不猶大學之止至善乎

宋陳新安曰引詩謂邦畿為民所止之處以此事物各有所當

東陽許氏曰

止之處且泛說止字

明耿楚侗曰此二條蓋言天下有箇邦畿在此人便都紛匕向那裏去以其爲民所止故也爾我一生心神也自有箇安頓處所纔是箇人豈可只恁地茫匕蕩匕貿過了一生而不知反求乎且如黃鳥只是箇禽類也尋箇丘隅爲棲身所在如今做箇人天與我的一箇心神只使他役役然馳逐於功名富貴之場迷眩於勢利紛華之習更無安頓所在尚得爲人乎

明吳無障曰前三節條列至善而言其不可不止後二節言至善如是而止○又曰首節空空言天下事物各有當止的去處便隱隱含着仁敬孝慈信等說下言所當止之處安在如文王所止者是也

明瞿昆湖曰民止於邦畿則至善者明德新民之邦畿也可以人而不如鳥則至善者人之丘隅也下三節通是示人所當止之則但前一節渾淪說後兩節又分箇明德新民言耳蒙引專以第三節爲所當止之則未是

明蔡虛齋曰惟民所止止居之止也物各有所當止止至善之止也借彼之辭寓此之意○章句物字所該者廣語其綱則曰明德新民

明吳無障曰此節空空言明德新民有箇當止之處後仁敬孝

慈信則正指其所當止者以實之此節正為第三節發根便
隱隱含着文王節意氣脉緊相連接不與第二節平層

明郭沫源曰要思聖人說止何故援邦畿來說邦畿莫一中以
為基此是至當之境故惟民止之見得吾人之止非隱僻之
途亦非卑淺之處天理當然之極吾人所當托以為安者亦
猶邦畿然若稍越這個止便是岐路曲徑矣講此節書切要
認得此意惜往說並不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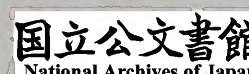
明陳如曰玩惟民所止口氣若有道理當然聽人自止之意
蓋首善之地既懸衡而示之樞則萃聚之群自當環向而歸
于極作文于此節且宜虛心發出言外之意勿實講為妙

邦畿考

詩傳云畿疆也○詩疏云畿者為之畿限疆畔故為疆也○白
虎通云京師者千里之邑號也法日月之徑千里○世紀云
天子畿方千里曰甸服甸服之內曰京師○禮書春秋傳曰
天子一圻周語曰規方千里以為甸服王制曰千里之內曰
甸則天子寰內五百里中為王城百里為郊二百里為邦甸
三百里為邦甸四百里為邦縣五百里為邦都

詩云緝蠻節

宋吳季子曰邦畿之止以民而言丘隅之止借物為喻靈於物
而秀於民者宜何如哉論明德則必極其明不極其明不止



也論新民則必極其新不極其新不止也否則反有愧於民物矣

宋陳北溪曰丘隅謂丘之一角峻處山岑高而木森蔚所謂林茂鳥如歸也

宋胡雲峯曰此傳不特釋止至善并知止至能得皆釋之故首引孔子之言曰知其所止而章句於下文亦以知其所止與所以得止至善之由言之

宋陳新安曰此比人當知所止重在知字

宋或問此夫子說詩之辭也蓋曰鳥於其欲止之時猶知其當止之處豈可人爲萬物之靈而反不如鳥之能知所止而止之乎

明蔡虛齋曰縉蠻二字義無所取只是以此二字狀黃鳥之聲如雞鳴喈也鵠曰鵠鵠之類於止知其所止便是能得其所止了不成黃鳥此時只是知所止而猶未能得所止

明無障曰可以人句要得激切口氣大抵上節只就至善論道理猶未及止字至本節當知所止則專就止字生議論而責成于人之意深切著明矣二節口氣相承不宜平看

明尤西川曰縉蠻黃鳥止于丘隅止意在縉蠻不在丘隅此與鳶飛戾天魚躍于淵同意皆指本體言

明王觀濤曰玩惟民所止口氣若有道理當然聽人自止之意

然曰所止自重理一邊曰止于曰於止方重人當知止說○
可以人而不如鳥乎可字不曾說煞不如不必當煞省意凜
然言外

明梁無知曰於止知其所止乃借鳥來提醒人之詞非謂鳥知
止而人反不如也

明郭洙源曰常說過此節云至善固人所當止亦人所當知故
引孔子咏黃鳥之詩云云予謂如此說是二節並重了玩味
書意還當重下節知字上不宜並看若不知則安能止且至
善字只宜含意不宜直露出恐說詩之時未曾將此作骨子
也此愚向著合註篇說極有理可從如過此節云夫民止邦

畿人心亦有止矣人心有止豈宜昧耶故尤貴知知者止之
惺機也故又引詩及孔子說詩以明人之當知止詩詞輕全
重說詩上其儆人知止處全在可以不如四字要得惕然儆
省意

明王珍吾曰試思未有人先身命從何處來既有人后身命從
何處寄人心邦畿便是人心丘隅一息不止于此卽無安身
立命處矣曾是莫知黃鳥一靈于人乎何大憤也

黃鳥考

萬言云驪黃自關而東謂之鶻鷓自關而西謂之驪黃或謂之
黃鳥或謂之楚雀○爾雅翼云荊州每至冬月於田畝中得

土堅圓如卵者輒取以賣破之則鷲在其中無復毛羽蓋以
土自裏伏而土堅勁候春始生羽破土而出○說文云離黃
倉庚也鳴卽蠶生○通志畧里語曰黃栗留看我麥黃椹熟
不故又名黃栗留○格物摠論云鶯大勝鵲鶴黑尾嘴尖紅
腳青遍身甘草黃色羽及尾有黑毛相間三四月鳴聲音圓
滑一名倉庚一名商庚一名鴛黃一名鸚鵡一名鸚庚或謂
黃栗留或謂之楚雀或謂之黃袍或謂之搏黍或謂之黃鳥
皆此物也當椹熟時來在桑樹鳴則蚕熟

丘隅考

雅釋丘云非人爲之丘李巡曰謂非人力所爲自然生爲丘
也○又云天下有名丘五其三在河南其二在河北○唐棣
云小陵曰丘○風俗通曰丘之字二人立一上一一者地也四
方高中央下像形也○詩箋云丘隅丘角也

詩云穆也文王節

宋朱子曰緝熙是工夫敬止是功效西山真氏曰敬止之敬舉
全體言無不敬之敬也爲人臣止於孝專指敬君言敬之一
事也文王之敬包得仁敬孝慈信

宋張氏彭老曰上一箇止字是萬事體統此止也下五箇止字
是一事各具一止也

宋黃氏洵饒曰爲人子止於孝不先父而先子何也父雖不慈

子不可以不孝故先言子也又曰安所止者聖君之事欽厥止者賢君之事也

宋朱子曰爲人君止於仁仁亦有幾多般須隨處看這一事合當如此是仁那一事又合當如彼是仁爲人臣止於敬敬亦有多少般不可止道擎蹠曲拳是敬如陳善閉邪納君無過皆是敬若止執一便偏了安得謂之至善

宋節齋蔡氏曰緝熙敬止者所以爲止至善之本仁敬孝慈信所以爲止至善之目

宋東陽許氏曰朱子註文王之詩緝續熙明亦不已之意言穆穆然文王之德不已其敬如此精是明白之至理指五事而言微是五事中纖悉之事及每事之間曲折隱微處推類以盡其餘推君臣國人父子之類而知其餘有夫婦兄弟之倫推仁敬之類知其餘有夫義婦順兄友弟恭之則又推凡天下萬物衆事亦莫不有至善之所在

宋吳氏季子曰緝熙敬止緝者如絲之緒愈續而愈長熙者如火之光愈熾而愈烈由始而中由中而終世敬無窮已也由少而壯由壯而老此敬無間斷也

宋朱子曰聖人之心表裏洞然無有一毫之蔽故連續光明自無不敬而所止者莫非至善不待知所止而後得所止也故傳引此詩而歷陳所止之實使天下後世得以取法焉

明林次崖曰連續光明所謂明德也無不敬而安所止緝熙之實也下五事又敬止之目每句內都要見得敬止意或曰仁孝慈信如何見得敬意曰敬只是畏謹終日欽也於父子君臣朋友之間必盡其道這便是敬也

以袁中郎曰穆也引詩只重止字緝熙敬皆株連語也下五句正釋止字五句乃就人倫數之只一止耳月落萬川處也皆圓實無二月也

明黃葵峯曰穆穆深遠之意此贊其德性也緝熙卽是敬緝言其敬處續也無間也熙言其敬處惺也眊也但常主敬自是熙的故曰常惺也法止字不在敬外亦不在敬后只無不敬就是無不止也蓋敬者把完此心常純天理更不容一毫人欲得以二之所謂小心翼翼厥德不回是也豈非極其至善乎下文五者乃其無不敬而極於至善之大處也

明姚承菴曰止仁止敬等句不是說仁敬等是至善之所在而聖人止之也論爲君此心便有个仁仁便到十分滿足地位方是至善論爲臣此心便有个敬敬便到十分滿足地位方是至善此心體所自有者止之云者心體上本合如此聖人恰好如此無些子缺欠不到處究竟皆本此心之敬來故詩稱於緝熙敬止此敬字不可輕放過

明袁了凡曰止于仁猶言住於仁也由仁而行非行仁也註添

安字極是○仁敬孝慈都要像文王的所造不比別的然一將文王事填入又非本旨

明梁無知曰說為人君等此正在止于至善也只了自家身上事並不求之人○善氏謂父雖不慈子不可不孝故先言子看來人必先爲子而後爲父故其序如此

明葛屺瞻曰仁敬孝慈信卽此敬之發於君臣父子國人而隨在異名者耳爲人君如四民贊獨各得其所猶切如傷之視是其止仁爲人臣如三分有二猶率商之叛國以事紂是其止敬爲人子如事王季能盡問安視膳之節且靡悔之過適追來孝是其止孝爲人父如開本支百世之業且使武周之

聖世德作求是其止慈與國人交如萬邦作孚至於虞夏成相愧而反是其止信然欲如文王豈能不加功夫遂一蹴可至故下文又引衛武之詩以訓釋之

明張侗初曰各言止者非曰一事一止也皆原于心所謂常應常靜者也

明徐峯曰曰止仁止敬止字是仁敬到頭爲人君爲人臣歸宿處無有一毫之不仁無一毫之不敬纔是至善不可說仁者君之至善也文王則止於仁失旨於國人交止於信是上下交孚信者人君之大寶發號施令最要信不特盟誓爲然

明吳無曰曰仁敬孝慈信之道非可以一端盡非可以一律拘

若其中少有欠缺不可以言止其運用稍有拘泥而不通亦不可以言止假如當文王之時而為大王王季之事或為武王之事便非止孝便非止慈止之云者纖悉幾微無少欠缺無少拘滯蓋極時中之妙備純懿之全而不容少有疵議者也故曰止至善○敬者主一無適之謂當孝時一心於孝更無雜念便是敬敬便是止餘皆然此心一日無時無刻不在孝便在仁不在敬便在慈信便是無不敬而安止處

明郭洙源曰此節不重文王只是借文王以歷指所當止之處即庶民之邦畿黃鳥之丘隅也

明鄒臣虎曰此五句要講得極自然蓋為君言仁為臣言敬

與子言孝父與父言慈上與下交相為仁夫亦人人能之耳而獨文王稱止何也止者內不可減之于錙銖外不可溢之于毫末隨感而應從心流出因物付物自能止仁止敬止孝止慈止信如此耳非是以仁敬孝慈信為至善而止之也

明蘇紫溪曰咏文王而曰敬止此心法也至善者心之本體也敬止者此心之中常精常明而全其本體也心體既全即彝倫日用皆從心中流出遇為君則盡君道遇為臣則盡臣道遇為子為父則盡父子之道遇與國人交則盡交道如太極全體舒之則為春夏翕之則為秋冬惟一故神也其實至善在心而仁^敬孝慈信皆因物付物各足分量者如謂仁為君

之至善敬爲臣之至善則支矣

明張侗初曰敬止敬字統言之止敬敬字則敬中之一端也止敬止字統唐之下止字皆此止之各足者也要之仁敬孝慈信總是一個至善而五件止總是一個止又總之只是一個敬而已

文王考

周本紀公季卒子昌立是爲西伯西伯曰文王遵后稷公劉之業則古公公季之法篤仁敬老慈少禮下賢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歸之伯夷叔齊在孤竹聞西伯善養老盍往歸之太顛闕天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歸之崇

侯虎諧西伯於殷討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嚮之將不利於帝帝紂乃囚西伯於羑里闕天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驪戎之文馬有熊九駟他奇怪物因殷嬖臣費仲而獻之紂紂大說曰此一物足以釋西伯况其多乎乃赦西伯賜之弓矢斧鉞使西伯得征伐曰諧西伯者崇侯虎也西伯乃獻洛西之地以請紂去炮烙之刑紂許之西伯陰行善諸侯皆來決平於是虞芮之人有獄不能決乃如周入界耕者皆讓畔民俗皆讓長虞芮之人未見西伯皆慙相謂曰吾所爭周人所耻何往爲祇取辱耳遂還俱讓而去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耆國殷之祖

伊聞之懼以告帝紂紂曰不有天命乎是何能為明年伐邦
明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自岐下而遷都豐明年西伯崩太
子發立是為武王西伯蓋即位五十年其囚羗里蓋益易之
八卦為六十四卦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
之訟後十年而崩謚為文王○帝王世紀云文王龍顏虎眉
身長十尺有四乳○晉語胥臣曰昔者大姪娠文王不變少
濬於豕牢而得文王不加病焉文王在母不憂在傅弗勤處
師弗煩事王不怒敬友三號而惠慈二蔡刑於大姪比於諸
弟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於是乎用四方之
賢良及其即位也詢於八虞而咨於二虢度於閔夭而謀於
南宮諏於蔡原而訪於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億寧百神而
柔和萬民是則文王非專教誨之力也○韓非子曰昔者文
王侵孟克莒舉鄆三舉事而紂惡之文王乃懼請入洛西之
地赤壤之國方千里以請解炮烙之刑天下皆說仲尼聞之
曰仁哉文王輕千里之國而請解炮烙之刑智哉文王出千
里之地而得天下之心○文王伐崇至鳳黃虛韞繫解因自
結太公望曰何為也王曰上君與處皆其師中皆其友下盡
其使也今皆先君之臣故無可使也

詩云瞻彼章

宋饒雙峯曰有斐是說做成君子之人所以斐然有文者其初

自切磋琢磨中來也

宋許東陽曰講習討論既講之又重習之復討論之言之轉密省是內自警省察是密察精詳此求已有未善也克者勝去治者平之此去其不善以從善也

宋黃洵饒曰道學格物致知也自修誠意正心修身也

宋真西山曰威者正衣冠尊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非徒事嚴猛而已儀者動容周旋中禮非徒事容飾而已○方蛟峯曰瑟是工夫細密憊是工夫強毅恂慄是兢業惟其兢業戒懼所以工夫細密而強毅

宋朱子曰切而不磋未到至善處琢而不磨亦未到至善處瑟兮備兮則誠敬存於中矣未至於赫兮喧兮威儀光輝著見於外亦未爲至善至於民之不能忘若非十分至善何以使民久而不能忘

宋盧玉溪曰切磋則知至善之所止琢磨則得至善之所止恂慄見至善之德修於中威儀見至善之容著於外德容表裏之盛一至善耳卒指至善之寔非盛德之外有至善亦非明德之外有盛德也

宋吳新安曰理在事物則爲至善身體此理而有所得則爲盛德如君之至善是仁能極其仁卽君之盛德也明德是得於稟賦之初者盛德是得於踐履之後者亦只一理而已

宋許東陽曰此節工夫全在切磋琢磨四字上章句謂治之有緒而益致其精治之有緒謂先切磋而後可以琢磨循序而進工夫不亂益致其精謂既切磋而又須磋磨求其極至工夫不輟切磋以喻學是就知上說止至善講習討論窮究事物之理自淺以至深自表以至裏直究至其極處琢磨是就行上說止至善謂修行者省察克治至於私欲淨盡天理流行直行至極處瑟兮惺兮謂恂慄是德存於中者完赫兮喧兮謂威儀是德見於外者著

明丘月林曰棗竹章句無訓者棗仍依詩作綠也然草木疏云綠竹王芻也今呼爲白脚蘋則知非筴竹矣○詩人以棗竹之猗猗與君子之有斐赫兮喧兮正是說他斐處

明林次崖曰切磋是治骨角者有緒而益求其精也爲學者講習討論先就義理上講求有箇條緒了又從而研窮到那精當處是如切如磋也○琢磨是治玉石者有緒而益求其密也自修者省察克治把身分上先打疊得乾淨了然後從而細加磨礱使到那光明潔淨無疵類是如琢如磨也

明瞿昆湖曰此節什明德之止至善解詩與他處不同乃從詩句原出所指之意的詩云如切如磋蓋言君子之學有如此者餘做此學修等俱要體貼切磋等字講不可浮漫道學自修是未得止至善而求以止之恂慄威儀是至善得止了民

不能忘是驗其得止至善之實也

明方孟旋曰穆七節說止至善現成處惟學修二語乃所以止之之功求以協心體之極也理欲之界最微故講習下加討論二字雖屬窮致事物而實從心上挑剔十分明淨便格去物欲而良知復矣修者修去人欲以純此天理也如此則明德本體常惺不昧所謂儼若思安定辭是也既有此一踐精神自發越于動盪之間所謂篤實光輝日新其德是也不待存而自存不期發而自發德至此為盛德善至此為至善便能興起人心親賢樂利各得其所而沒世不忘此聖人之止至善也

明焦漪園曰學是致知格物自修是誠意正心修身恂慄威儀是身修親賢樂利是家齊國治天下平八條目盡在此

明方文伯曰用學問自修工夫只完得一箇恂慄而威儀亦恂慄之形見也此即上文敬止二字

明吳無障曰天理人欲非截然兩事人欲每依天理而起學從心體上體認不在言論上做工夫磋較深於切然摠在大段上做工夫既辨別理欲矣又從理欲上討出細微如舜之執其兩端也自修正是學力中細潤工夫修如釋氏修持之修楞嚴經所謂一層刮去一層又如華嚴經善財童子參至觀音舉前五十三參彈指間盡忘却矣如性理為學摠論去了

皮還要見肉去了肉還要見骨去了骨還要見髓初然間自以爲細矣細審之此番又粗及再審之第二番又粗及三番四番亦然及至光光潤潤渾然全是本體文王望道未見夫子忘食忘寢皆爲此耳琢磨比切磋更細學力之中正是修持修持之中正見學力二者同時並進分言之者聖人教人入頭路耳

明徐岩泉曰天理人欲界限最細或一事本是循理纔作意氣便是有意爲善卽自私自利之心此處不剖析毫釐便要認賊作子故道學也爲講習討論纔省察便克治不是先省察而後克治譬之曉得是苦味便不喫曉得是險路便不行

明王龍溪曰據舊說則道學自修皆是分知行作兩事况一學字便已了畢何以專屬講習討論要知學是學存此天理切而後磋者在人欲上切磋出天理來也自修則就此天理處有太過不及未能恰好故又修之以協于中是天理中更求微妙至當處却是既琢而復磨也骨角賤玉石貴故切磋在前琢磨在後切磋尚是天理粗坯子琢磨便要天理光瑩纔無人欲便自精明便自不類墮放肆故恟慄是心之本體註中戰懼二字亦太嚴了不必拘泥看

明丘瓊山曰道學自修四句道學自修不分知行只是心體上打磨淨盡無纖毫渣滓這便是學這便是自修自修者本來

原是乾淨的只要還他箇本來面目○恂慄威儀四句恂慄只是虛靈不昧處有一段精神威儀是有道者氣象

明李九我曰恂慄二字不必分解註戰懼是也戰懼只是一个小敬畏緣學修既到欲念一切掃除此中全是天理惺々不昧肅々匪懈不假矜持而兢業自存豈不是恂慄其恂慄中一私不能入處非嚴密乎一私不能間處非武毅乎故曰瑟懼恂慄是敬之中存威儀卽此敬外者可畏曰威德威也可象曰儀德輝也總是宣著盛大意故曰赫喧盛德至善無兩意謂盛德而至善也盛德卽明德之成于己者非盛德則德之分量未滿何足以言至善重至善字以書脉重止至善也

明王觀濤曰德盛卽不可復加卽是至善德與善不平

明董思白曰民不能忘非說思澤之盛只是盛德原民同得之理至善原民皆有之性以心感心自不能忘見常新之德貫于宇宙心體流行不息卽爲至善而非論其功業也

附覽新奇說

明許敬菴曰自修是裏面工夫必千磨百鍊真性始顯故就詩言互發其義非判然兩事也

淇澳竹考

詩地理攷云水經注美溝水東南注淇水博物志謂之輿水流入於淇漢武帝塞決河用淇園之竹寇恂爲河內伐竹淇川

治矢今通望淇川無復此物唯王芻篇草不異毛興○述異
記云衛有淇園出竹在淇水之上○竹譜云淇園殷紂竹箭
園也見班彪志○演繁露云詩瞻彼淇澳箴竹猗猗陸機草
木疏援爾雅云菴王芻也郭璞云卽菴蓐草也予謂不然淇
水古屬衛地又詩籊籊竹竿以釣於淇亦衛地也夫惟衛竹
之大可爲河捷而其竿之長可以垂釣則其不爲王芻之草
亦已明矣本朝之初試文必本注疏不得自主已說嘗試館
職有以綠竹爲題者試人賦竹以爲釣淇之竹而蒞試咎其
不從訓故黜之不取富鄭公嘗辨有司之誤矣○埤雅傳曰
淇衛箇落又曰淇衛之箭又曰下淇園之竹以爲捷又曰伐
淇園之竹以爲矢蓋淇之產竹土地所宜故風人以此美武
公之德也詩云瞻彼淇澳綠竹猗猗瞻彼淇澳綠竹青青竹
之初生其色綠長則綠轉而青矣是故詩如此然其卒章又
曰如箐如箐言盛也且曰如箐則又以明其爲竹也○齊民
要術云竹性愛向西南引故園東北角種之數歲之後自當
滿園諺云東家種竹西家治地爲滋蔓而來生也其居東北
角者老竹種不生亦不能滋茂故須取西南引少根也○竹
譜云竹曰青士類有六十一焉有桂竹甚毒傷人必死有箭
竹節間三尺堅勁中爲矢箇籥亦堪爲矢箭大者爲箐
詩云於戲前王節

宋盧玉溪曰此兩節相表裏上節卽此節之本原此節卽上節之效驗然則新民之至善豈在明明德止至善之外哉

宋金仁山曰賢其賢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崇其德也親其親者敬其所尊愛其所親象其賢也樂其樂者風清俗美上安下順樂其遺化也利其利者分井受廩安居樂業沐其餘澤也

宋陳新安曰傳文雖未嘗言新民止於至善之工夫事寔然就親賢樂利上見得前王不特能使當世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而後世尚且如此可見新民止於至善之效驗矣

明唐荆川曰此節釋新民之止至善君子二句全要玩註所以能使四字不重君子小人不忘只重前王身上盛德止于至善有所以致其不忘也

明馮具區曰賢處正所以爲親處謂遵世德以守世業也樂處正所以爲利處謂享太平以收美利也皆緣前王有賢以率之有樂以公之此以不忘于沒世耳然親賢處又所以爲樂利處觀下文論小人推本君子可見

明徐岩泉曰親賢是後賢後王何以亦謂之民不必拘民字只在事業上看乃聖人之功用親其親者思其覆育之恩是創業垂統看賢賢是垂範後世法制大備功烈文章最盛賢者識大不賢者識小樂樂利利是王道大成皞皞如也

纂定古今大全 大學卷二
明茅鹿門曰親賢樂利俱要切文武講末句此以二字不可忽
謂君子小人之沒世不忘者以此此字指前王新民止至
言假非前王親賢樂利之澤止于至善安能垂之永久而令
民不忘哉

章旨

明瞿昆湖曰通章前三節統言明新之止至善後二節分言明
新之止至善重在止上

明王鳳洲曰此章是承上無所不用其極來釋止至善極即止
也故歷引詩說個止字見得至善在人竅于知疑于止惟止
能止衆止惟敬能醒良知故舉文王之止無非至善者以示
則誠止於此則有盛德至善之真有親賢樂利之澤至善從
我止矣章旨如此看覺渾融無支離病痛

明丘瓊山曰此是申明篇首在止至善之意以此段例之可見
大學一書血脉通貫元是渾成一篇文章字何有經傳分別蓋
上言明德新民這兩事須並造其極故此遂言要這兩事並
造其極當何處下手須心有所止故却引二詩言民之止邦
畿也鳥之止丘隅也孔子又言人不可如鳥矣則人當何止
乎篇首所止指至善是已故却引文王之詩示人止至善
惟如文王而已矣以仁敬孝慈信言至善是就事上指出至
善示人蓋此心顯著於日用處不如是則與老佛空七說心

者無異矣其所以止至善功夫則知止一段言已極盡申明
誠意處又提掇出慎獨則更無餘蘊矣故不復再及之矣

附覽新奇說

明顧涇陽曰過下節當云民不能忘可謂至善矣然猶止于當
世必若文王沒世不忘乃爲止也

明黃貞父曰前王節只申上民不能忘意無一時沒世兩層親
親賢賢樂樂利利只就君子小人相忘大化說自見前王妙
處

明唐士雅曰明德新民原無兩個至善上節民不能忘便是引
起新民此節遂承言之耳觀此節只說沒世不忘不說前王
所以新民止至善者何如可見新民止至善處卽上節盛德
至善便是而此節親賢樂利皆盛德至善之所致耳

明王弼州曰沒世不忘正應轉前而民之不能忘意以極其嘆
咏此是歷引詩以證明德止於至善也只以明德貫不必挿
入新民

聽訟吾猶章

宋朱子曰聖人說聽訟我也無異於人當使其無訟之可聽方
得聖人固不會錯斷了事只是他所以無訟者却不在於善
聽訟在於意誠心正自然有以薰炙漸染大服民志故自無
訟可聽耳○無情者不得盡其辭便是說那無訟之由然惟

先有以服其心志所以能使之不得盡其虛誕之辭

宋饒雙峯曰聽訟末也使無訟理其本也傳者舉輕以明重然引而不發知此見明德新民之相爲本末矣問無情曰情與僞對情實也僞不實也論語曰民莫敢不用情

宋盧玉溪曰有訟可聽非新民之至善無訟可聽方爲新民之至善無訟則民新矣使民無訟惟明也德者能之聽訟使無訟之本末先後卽明德新民之本末先後也經文物有本末上有知止能得一節前章釋止至善而知止能得之義已在其中經文物有本末下有終始先後又有脩身爲本及本亂末治者否矣此言知本則不特終始先後之義在其中而爲本及本亂末治者否之意亦在其中矣

宋許東陽曰本卽明也德也我之德旣明則自能服民志而不敢盡其無寔之言如虞芮爭田不敢履文王之庭是文王之德大畏民志自然無訟

明蔡虛齋曰使字是孔子自說他要如此使字內正有道理便是能明也德以大畏民志也無情者不得盡其辭無訟也大畏民志所以使民無訟者也不可以聽訟爲末使民無訟爲本蓋以明德新民分本末也須把聽訟一句置了只就無訟內討出本末之意蓋民之無訟者民德之新也末也所以使民無訟者已德之明也本也必已之德明然後民德始新而

自無訟本末先後了然矣

明陳眉公曰舊說不得盡其辭謂無情實之人若有所制而不得逞其虛誕之詞殊不是若說有所制便不見自然玩味不得盡三字分明有不識不知不由他不如如此意

明丘瓊山曰此是說个本末樣子此謂知本是教人于大畏上探討悟頭不是推原語

明鄒臣虎曰能使民無訟則國相忘于亂之不作天下相忘于貨之不爭而總忘于好惡之不僻則無訟處即是治平處而所以能大畏之者則有諸已足以求人慎德足以化人也君子惟畏獨知斯小人畏上知畏心相感下忘言而上忘聽此之謂明也德于天下大畏即暗指明德說密勿之地有大場持深入乎民之肺腑也

明錢尚湖曰大畏大字即是大學之道的大字民之不得盡其詞皆由上之人明其德大有所轉移民志以故民心肅然順軌不畏之畏深于畏者故曰大畏如真有畏心非大畏矣

明丘毛伯曰大畏重看自君服民說非謂民畏君也

明夏九範曰大畏民志是足不得盡其詞句非推說

明方文伯曰知本對聽訟之末務看蓋不求之天下國家而求之明也德此知本之治也而本末之先後又落一層

明王觀濤曰此謂知本雖不必粘定經文然即此乃知明德爲

新民之本也不可以本末並言

附覽新奇說

明高中玄曰聖人使赴愬者各輸其情而是非曲直惟上所決莫敢不服無復有騁詞以辯者此之謂無訟若謂訟不待聽而自無是使天下皆無是非曲直雖聖人不能也且訟既無更有誰不得盡其詞耶

明徐自溟曰俗於知本處有謂觀此而可以知本有謂此使民無訟之言謂之知本有謂此大畏民志者謂之知本之治俱非也此本乃經文物有本末之本此知乃經文知所先後之知大意云經文物有本末而示人以知所先後者果何以謂哉觀孔子不徒貴無訟而貴使無訟夫無訟則民辭之不得盡也而所以使之無訟則本於民志之有所畏也即使民之意而推及於畏民之由則經文所謂物有本末而示人以知所先者正此之謂也

明陳白沙曰此是申明篇首格物之意無實之人與人好惡大相及有家國天下者若此心大同公普凡有所好必是家國天下同道好底人凡有所惡必是家國天下同道不好底人端此好惡之極以示家國天下這便是身修如此則此輩自然革面強于為善不敢為惡蓋人同此良心而已以無實之人猶可感通故知身本也家國天下末也見得此便是知本

知本即格物也此段再言此謂知本則篇首此謂知本即接修身為本本亂末治所薄所厚無疑格物之義亦甚明矣明方遜齋曰以聽訟釋本末律以前後之例不類合為一章而觀之與孟子堯舜知不徧物之言正相發明其為致知格物之傳何惑焉是語雖異於朱子而不乖乎道固朱子之所取也

明羅一峯曰大學定本移物有本末一節繼以知止能得又繼以聽訟吾猶人一節而結之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以為即格物致知之傳極穩當

明蔡虛齋曰看來當先以物有本末云續以知止而後云而終以子曰聽訟云則由粗以及精先自治而後治人亦古人為學次第也今以知止居前知所先後居後則次序顛倒文理俱碍矣竊及更定於此

所謂誠其意章

宋胡雲峯曰大學條目有八只作六傳格物致知二者寔是一事故統作一傳自正心以下五者工夫次第相接故統作四傳唯誠意獨作一傳然誠意者自修之首已兼正心修身而言矣章末曰潤身曰心廣提出身與心二字意已可見或問知至了如何到誠意又說毋自欺朱子曰到這裏方可着手下工夫不是知至了下面許多一齊掃去下面節也有工

夫在○譬如一塊物外面是銀裏面是鉄便是自欺須表裏如一方是不自欺須是見得分曉如知鳥啄不可食水火不可蹈則自不食不蹈如寒欲衣飢欲食則自是不能已人果見善如飢欲食寒欲衣見惡如鳥啄不可食水火不可蹈則此意自是實矣鳥啄藥名食之能殺人○凡惡之不一真爲善之不勇外然而中寔不然或有爲而爲之或始勤而終怠皆不實而自欺之患也○論自欺細處且如爲善自家也知得是當爲也勉強去做只是心裏又有些便不消如此做也不妨底意思如爲不善也知得不當爲而不爲心中也又有些便爲也不妨底意思便是自欺便是虛僞不實矣

宋陳新安曰纔說不自欺則其好善惡也只要求以自快自足如寒而思衣以自温飢而思食以自飽非有牽強苟且如以爲人之意也○自慊是合下好惡時便是要自慊了非謂做得善了方能自慊自慊正與自欺相對所謂誠其意便是要毋自欺非是誠其意了方能不自欺也自慊者外面如此中心也是如此表裏一般自欺者外面如此中心其寔有些子不願只此便是二心誠僞之所由分也

宋陳北溪曰意所快足處是自家表裏眞實恁地非苟且徒爲此也人之好善惡也如稍有不眞實胸次間便自覺有欠缺處如何會快足此便是自欺果能自表而裏斷也然眞實恁

地始快足吾意此便是自慊便是誠然自慊自欺皆自家心裏事非他人所知而已獨知之所以君子貴就那獨處便謹審其幾之發也

宋胡雲峯曰自欺者誠之反自慊者誠之克獨字便是自字便是意字所以中庸論誠首尾言慎獨此章論誠意亦兩言慎獨

宋許東陽曰誠意只是着實爲善着實去惡自欺是誠意之反毋自欺是誠意工夫二如是誠意之實自慊是自欺之反而誠意之效慎獨是誠意地頭○欺慊皆言自是意之誠不誠皆自爲之自欺適害己不自慊者徒爲人

明蒙引蔡虛齋曰此處工夫極細如有九分義理一分私意便是自欺不必以下文小人事來比下文所云又其甚者故傳者特舉以爲戒○禁止以自己禁止不爲而言非戒令之辭○兩箇自字要體貼得明白蓋欺自欺也慊自慊也所以必慎其獨也知自之爲自則知獨之爲獨矣○慎其獨便是毋自欺毋自欺便是必自慊必自慊便是誠其意只是一件事明存疑林次崖曰自欺意不誠也故誠意只是毋自欺意之誠不誠乃已所獨知人不及知似可說欺人不可說自欺今日自欺者特揭此以警人言此不足欺人祇是自欺也○毋自欺是解誠意如惡匕臭如好匕色是申毋自欺此之謂自慊

是足如惡也臭如好也色三句只是一句傳者既用毋自欺以釋誠意又用如惡也臭如好也色以申毋自欺又用自慊以申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只要意思明白要之只毋自欺一句便都了

明王荆石曰自欺字要體認得透大凡意念之發無心冒昧過了這叫做蔽不叫做欺有心去掩飾這叫做欺人不叫做自欺惟格致後明知得善當為惡當去而意之發動時不肯實用其力則意安得誠然如何是不肯實用其力如起念欲除妄矣乃真緣未極十分豐滿初心欲掃欲矣乃理境猶有毫釐虧欠即此處便是自家心上瞞昧便是自欺故必毋之

明顧涇陽曰毋之者非有增減也纔有增減是為以意覓意而戒欺之心亦欺也要說得細

明張侗初曰好惡起念處是意好惡第一念是誠若轉第二念便是自欺便不誠此第一念便是獨君子慎獨好如好好色惡如惡惡臭無轉念也小人不慎獨而獨根未絕故欲揜即欺其惡欲看即欺其好而肺肝露矣所以君子慎獨有十目十手之嚴不若小人之毋自欺而喪其獨根也慎獨而心廣矣體胖矣誠中形外此之謂曰德矣誠意之真景象如此自欺者能乎故君子必誠其意先儒以此章為人鬼關然細思好好色惡惡臭當念即生當念即快不須擬議不須思維無

擬議思維便不入欺路即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誰不從此好惡發根依此真念隨處快足豈非慎獨誠意為一部大學樞紐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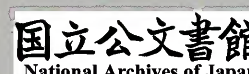
明郭洙源曰人從格致來豈有明知為善念而反悖之只恐工夫未徹或認賊作子便將自家蔽錮了欺之端最渺每入于似真似妄之間其根最固每出于去妄求真之外○毋者拔本還源之論○如惡三句正形容毋自欺不必泥為善去惡只指出念頭最真處更無虧欠豈不足快乎

明王觀濤曰毋自欺也四句要緊也一氣說只是一意益自欺者及言之也如惡也臭好也色正言之也一及一正固無兩意此之謂者承言之也即此謂之自慊亦無兩意

明王陽明曰人於尋常好惡或有不真切處惟是好也色惡也臭則皆發於真心自是快足曾無纖假者大學就人好惡真切易見處指示人以好善惡惡之誠當如是耳只形容一誠字不着用功上說

明袁了凡曰見惡臭而惡見好色而好不假安排不落擬議與見孺子入井景象一般真切

明葛屺瞻曰毋自欺的樣子猶如惡惡臭猶如好好色一般二如字直接毋自欺形狀凡人情他念皆有寬假獨是觸着惡臭便心下十分煩惱見着好色便心下十分喜歡只此煩惱



喜歡之念無不罄盡則本心已直達而無蔽至於外邊惡臭之遠好色之得原難取必總置不論蓋此只就人情好惡形狀不當以善惡相攙混也

明王守溪曰慊快也足也因快字說不盡又加足字還是快字為重十分快便是足矣此據大全說大全喻自慊如云寒而求衣以自溫飢而求食以自飽喻最懇

明屠赤水曰自慊二字今人但看做效驗了殊不知慊字猶云自家求慊自家也以用功言不以成功言

明羅念菴曰註中實與不實實即不欺不實即欺也獨字是獨知與下獨處不同譬如兩人相對坐一人心中起一念頭彼對坐一人不及知也亦可以言獨知矣

明張侗初曰獨不特私居燕處即紛紜應接中此心有獨覺處如小人見君子覺得厭然覺人之視已如見肺肝然此亦紛紜中有獨也但不能及那原頭真机耳君子常時這個慎即常時這個獨自慊者適得其獨也心廣體胖滿獨之量也

明黃貞父曰獨即知而在知即意而在意即心而在心故謂獨即意也亦可獨體無人不有揖念歸性曰誠則為君子隨動着情曰欺則為小人故先儒謂之人鬼關

明鄭申甫曰世儒都說欺曰自欺慊曰自慊欺慊人所不知而已獨知之自即獨也以此說獨亦是然所慎之獨則不在此

益至於欺慊已成而復慎之則無及矣大學所慎者乃在欺
慊未分之始靈明纔發動未落兩邊此時純是天理未有絲
毫夾帶均是獨知而此獨乃最初發念處不容片刻停待少
响便分途最初一念辟之太極也少响便分陰陽太極無對
陰陽有對太極只一陰陽則二於此不慎無對者於是乎有
對矣一者於是乎二矣便非真正良知本體便自蒙昧了慎
之者何保護此最初一念而捍去旁出之私毋至於欺而務
自慊也

明袁了凡曰審其幾便已解盡慎字不可用擴克等字蓋念頭
不敢忽畧放過欺便不得而乘之了此是勿自欺下手工夫
徐岩泉曰自欺自慊不是對說戒自欺求自慊不是兩段事
乃一正一反出乎此則入乎彼

明許敬菴曰問先儒以獨爲獨知如何曰獨處未嘗不知也
足以盡獨大學中庸但言慎獨獨之一字最可玩味此神明
獨存而爲萬事之主宰者也於此不慎一差千差故程子曰
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慎獨本文只說獨字添入知
字蛇足矣

明李衷一曰有謂獨是最初一念未落兩邊不與物偶故名爲
獨不知最初一念是何時分兩念又是何時有謂獨是神明
獨存爲萬事之主宰如此看獨却又是心不是意以毋自欺

爲勿欺其本心亦覺添入

明黃貞父曰好惡雖二端寔只一念此念人人同有民之所好
好之民之所惡惡之家國天下全藉此貫通故誠意者必於
此處下手欺之伏根最微爲害最大本來遮隔百病從此而
起

明莫中江曰獨字從心之所發上來非從二自字來二自字對
欺人爲人說皆非獨知之義○慎獨卽毋自欺之下手用力
處卽所爲誠意也

附覽新奇說

明湯海若曰細玩慊字與欺字正相反慊者有而若無欺者無
而作有誠乃真實無妄之名妄卽欺而誠卽謙也夫有而無
無非致飾于外以示人作無也適有其德而不自居之非誠
意懇切篤至者能如是乎謙者誠自之註腳也

小人閒居節

宋陳新安曰獨處是身所獨居與上文已所獨知之獨不同
宋饒雙峯曰閒居爲不善自欺也厭然則不自慊矣揜其不善
而著其善是又欺人也自欺與欺人常相因始焉自欺終焉
必至欺人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此誠字是兼善惡說○厭然
與心廣體胖爲對厭然是小人爲惡之驗心廣體胖是君子
爲善之驗

宋盧玉溪曰兩言慎獨讀上節固當直下承當讀此節尤當痛
曰警省

宋陳新安曰上一節毋自欺說得細密乃自君子隱然心術之
微處言之此一節言小人之欺人說得粗乃自小人顯然詐
偽之著者言之無上一節毋自欺而必自慊之工夫則為惡
詐善之流弊其極必將至此所以君子必先自慎其獨至此
又重以小人為戒而尤必慎其獨

明鄒臣虎曰引小人自欺而卒不容欺正以見獨之當慎君子
之用功非鑒小人而加惕也誠意工夫只一毋自欺便了好
惡之實正毋自欺用功處誠中形外手指目視正獨中不容
自欺處

明姚承菴曰小人節閒居之獨與上獨字大異故君子必慎其
獨也亦不是重以小人為戒君子闇然自修豈懲創於小人
而後慎此說小人閒居為不善正本其一念自欺來自欺則
所為皆非故說个無所不至

明徐玄扈曰此節勿看作粗形容真切最是能警醒人處
明郭洙源曰小人意輕全重君子上註中君子重以為戒句非
重以小人為戒乃重以自欺為戒也君子主於誠意原非為
不能欺人而戒自欺第小人閒居所為掩着無益全打一念
自欺來可見獨一不慎不但不能欺人徒為自欺耳

明吳無障曰厭然重小人自知不善不重君子身上小人原知道自己不是只為業已至此不能免於心勞之拙耳

明徐倣弦曰小人平時自縱自恣一見君子便手脚多慌了便做許多消沮閉藏體態出來即此厭然便是揜著處○又曰

若見肺肝不待君子人皆可以見之故曰人之視已

明徐岩泉曰如見肺肝即心廣體胖反看自見小人實有是惡自然遮掩不來○可益照上而後字看蓋既不能謹于平日

到此始欲多方揜護亦已無及矣有咨嗟傷痛以覺發其良心之意作不可欺人解似淺

明黃貞父曰誠中形外如飢人菜色飽人腴色九虛難瞞一實惡無訓誠之理中亦不立善字摠此一真分頭要見意固毫不可假獨亦毫不可匿故必慎之

明蔡虛齋曰舊謂實有是惡於中則必形見於外看來善惡都不消說只空作實有是念更覺渾融

明王觀濤曰君子慎獨出乎本心豈怕人見其肺肝始去慎獨誠重以為戒是就君子自家心上說不以鑒小人言

明鄒東廓曰閒居為不善見君子而欲掩之則其良知固明也而病未能致之也使能致其良知知善而克之不必著也知不善而克之不必掩也則幡然為君子又孰禦焉夫知稻粱而朝夕覓之者是自厚其生也知鴆毒而不知避又從而食

之是自覺其生者也故自欺自慊在人擇之而已

附覽新奇說

明葛屺瞻曰人之視已已字明是小人自道非真有人見他也
明羅一峯曰誠中形外非指小人說小人其中不誠欲外飾而
不可得可見必誠中而後形於外也

明許敬菴曰誠中形外是指小人見君子而後厭然一點真心
說良心在人不容瞞昧此謂誠之不可掩也

曾子曰十目所視節

宋朱子曰此是承上文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之意不可說人
不知人曉然共知如此人雖不知我已自知自是甚可惶恐
了其與十目十手所視所指何異哉

宋盧玉溪曰寔理無隱顯之間人所不知已所獨知之地即十
目十手共視共指之地故為善於獨者不求人知而人自知
之為不善於獨者惟恐人知而人必知之其可畏之甚如此
曾子所以戰兢兢臨履直至啟手足而後已者此也

宋胡雲峯曰中庸所謂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蓋本諸此上文獨
字便是隱微此所謂十目十手即是莫見莫顯

明屠赤水曰十目節緊承上節擊節更端以見獨之可畏心一
有動机即有覺机真妄皆知便是人之所共知者即在此自
知之内何等嚴切是以默自檢點而毫末無少欺也惟慎始

見其嚴非知嚴而始慎乎

明蔡虛齋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若用常如二字則於本文其嚴乎之意反緩矣要明說出不可掩之意即上文所謂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不必謂迹雖未形而幾則已動人雖不知而已獨知之也

明吳無障曰十目節正暗含下節意虛也弔起而下云心廣體胖正提明十目之所視而十手之所指者如此上虛下實文氣緊也相關君子必誠其意其所惕於指視者深矣

明許敬菴曰問十目所視十手所指還只在自己念上形容其不能瞞昧處却非實有指視之者曰此等去處要在反思莫作理解人有善惡萌動於中神明昭然不可掩蔽一念差錯則終身不安死不瞑目何啻視以十目指以十手而已然有動於中必形於外眾所指視亦必隨之自欺也人皆不可得故慎獨一語是學者命脉上工夫

明申甫曰十目所視節註云幽獨字亦以心之然非反觀獨照中庸莫見莫顯之說蓋人心纔發一念耳自必形之動履彰灼暴露不可掩覆後來受許多指摘雖在彰灼暴露之時而究竟只在此一念初發之際故此一念初發之際毋謂莫子視十目所視即在於此毋謂莫子指十手所指即在於此思及于此真好大怕人凜也

一節緊証誠中之必形於外以見獨之當慎意

明鄔惟因曰十目十手寔七指人視人指言正誠中形外不可掩處若謂以已虛靈照自己念頭云云終是說夢

附覽新奇說

明楊升菴曰人若決不欲為小人善莫求人知不善莫求人不知獨居之時常如眾共鑒察其謹嚴如此則能防惡於未萌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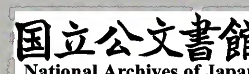
明姚元素曰獨之當慎上已說透不消申明此正示人以慎獨之方也

富潤屋節

宋朱子曰富潤屋以下是說意誠之驗如此心本是濶大底物事只因愧怍便卑狹被他隔礙了所以體不能得安舒○小人閒居以下是形容自欺之情狀心廣體胖是形容自謙之意

宋陳三山曰心在內者也以理之無歉故能廣大體在外者也以心之既廣故能舒泰人之一心少有所歉則視聽怵迫而舉動踟躕雖吾四體將不得其所安矣皆自然之應也

宋饒雙峯曰心不正何以能廣身不修何以能胖心廣體胖即心正身修之驗所以能心廣體胖只在於誠其意以此見誠意為正心身修之要



朱盧玉溪曰前兩言必慎其獨此申言必誠其意三言必字示人可謂真切

明湯練川曰心廣二句乃毋自欺受用處心廣是心正體胖是身修意誠而心正身修德之所以潤身也可見誠意在致力于獨知而致知在格物者亦在獨知內格其物之累也

明林次崖曰此是結上文之意當通七說下不可作一頭兩腳說過文亦不可謂不誠既有其弊能誠豈無其驗看章句故又言此以結之可見章句益善之實於中而形於外者如此是就題看得此意不可將來作主意

明王荆石曰能慎獨便是有德德即明德之德意者明德中之靈念潤者明德后之符采

明吳無障曰潤身節通是結上文不專指末句心廣體胖不平正照上消阻閉藏看有德暗指心廣而心廣字面正見其為有德潤身暗指體胖而體胖字面正見其潤身處此節只是言意誠則心正故德與心廣最重○修身却在正心後此便說及身者益言潤身益以見其有德言體胖益以見其心廣須把潤身體胖說入德與心廣圈子裏面去如云一意誠則有德也而有以為潤身之基心廣也而因以致體胖之妙乃是

明袁中郎曰潤屋輕引起潤身潤身句且虛說心廣句正見潤

身心廣體胖不平者心廣承德來體胖承心廣來歸重體胖方是潤身有以心廣為潤于內體胖為潤于外者固非又以心廣體胖總作潤身者亦非矣指誠意說誠意何以言德獨之既慎吾意中實比落心有善而無惡了豈不是德德誠於中必形於外豈不潤乎

明徐巖泉曰心廣體胖者如人念頭真確實有是善則此心無愧此身亦自安閑不特從容暇豫時為然雖履逆境如坦途明方文伯曰誠意時尚缺正心修身工夫如何就說德益此意是個人鬼關過此關則此心真實不欺便可為賢為聖如何不是德

明王觀濤曰潤即潤澤意是有文采是潤身有光輝亦是潤明徐儆菴曰惡積而不可掩至於肺肝之如見善積而不可掩至於心體之皆舒○心非擴之使廣體非持之使舒也只適如其本來之初而止矣

明郭洙源曰此潤身之妙處皆誠意之妙處古君子必慎獨以誠其意非為潤身之故而誠意為意一誠而心廣體胖如此則意之切于身心明甚安得不以誠意為急務

章旨

明唐荆川曰首節言誠意在謹獨中二條總是形容獨之不可不謹雖在小人邊說其意實歸重君子上末一條則結言之

心意思疊七相承或分一頭兩脚以中二條對末一條作君子小人看大謬

明王荆石曰毋自欺三字是通章揔腦言所謂誠意者無他只一毋自欺盡之蓋唯毋自欺便能自慊此君子所以必慎其獨況意之實與不實所關又不特在意念間而已觀小人惡誠于中形而為肺肝之見則君子善實于中豈有不顯然為潤身之符安得不慎獨以誠意乎

明吳無障曰章內說故君子者凡三故字須接上有情不可泛泛凡此章與後諸章一樣口氣此章言意誠則心正故君子正心先誠意亦猶修身章心不正則身不修故修身先正心齊家章身不修則家不齊故齊家先修身治國章家齊則國治故治國先齊家要皆順聖經欲明德四節發意什之豈合聖經而別為一論哉不特此耳且如前四章統論綱領首起緣聖經三綱領處本自統體言便零碎說不得後六章細論條目工夫緣聖經八條目處本自分析便渾淪說不得故誠意章言自欺自慊又言慎獨其嚴正心章言忿懣恐懼又言好樂憂患齊家章言孝弟慈又言仁讓俱是條分縷析與前四章總說者不同要認

所謂修身章

宋朱子曰大學格物誠意都已鍊成到得正心修身章都易了

惡有善惡之殊意或不誠則易於為惡心有偏正之異心有
不正則為物欲所動未免有偏處却未必為惡○口者只要
從無處發出不可先有在心下須看有所二字如有所忿怒
因人有罪而撻之纔了其心便平是不有若此心常不平
便是有○所謂有所是被他為主於內心反為他動也○心
纔繫於物便為所動所以繫於物者有三事未來先有個期
待之心或事已應過又留在心下不能忘或正應事時意有
偏重都是為物所繫縛便是有這個物事到別事來到面前
應之便差了如何心得其正聖人之心瑩然虛明看事物來
若大若小四方八面莫不隨物隨應此心元不曾有這物事
宋真西山曰喜怒哀懼乃心之用非惟不能無亦不可無但平
居無事之時不要先有此四者在胸中如平居先有四者即
是私意人若有些私意塞在胸中便是不得其正須是涵養
此心未應物時湛然虛靜如鑑之明如衡之平到得應物之
時方不差錯當喜而喜當怒而怒當憂而憂當懼而懼恰好
則止更無過當如此方得本心之正

宋胡雲峯曰心之體無不正所謂正心者正其心之用耳在正
其心此正字是說正之之工夫蓋謂心之用或有不正不可
不正之也不得其正此正字是說心之體本無不正而人自
失之者也曰正其曰其正自分體用○心之體本如太虛或

景星慶雲或烈風雷雨而太虛自若人之一心豈能無喜怒哀
憂懼然可怒則怒怒過不留可喜則喜喜已則休喜怒哀憂懼
皆在物而不在我我雖日接乎物而不物於物此所以能全
其本體之虛而無不正也

明王守溪曰身有身字定作心字忿者怒之甚憶者怒之留總
是怒心之發懼是恐之深總是畏心之發樂是好之甚總是
喜心之發患是憂之深總是慮心之發四則字脉甚緊

明湯賓林曰心是空的如何有所凡喜怒哀樂俱從身起身有
所而此心本然之體失其初也故必物來順應不着一分意
思外雖紛擾而此心寂然如風過樹如月行空依然喜怒哀
樂未發之中方纔是正

明李居溟曰首節說心不正先提个身字出來而心字藏于不
得其正內次節說身不修先提个心字出來而身字藏于視
而不句內此最可觀身心相關會處

明吳無障曰有所忿憶則就此有所時所忿已不當而此心不
得其正了非必發于外而後不正也若說到外面去而曰不
當怒而怒當怒而怒之過甚者便不是蓋此節論心雖在動
時然只是論心不論外邊應迹不得混看况涉了應迹一路
却似此處就說身不修了不視不見等有何着落

明黃貞父曰所者一定之處也心無方所故常在而常止其所

有所不必論未來既往見在三際大抵此心物而不化則執情應謬流轉無窮

明子弇州曰蒙引每提喜怒哀懼各中其節終是未穩然不曰不正而曰不得其正不得二字亦有斟酌蓋此心當未感之先澄然無事湛然無物如鑑空衡平本是極正及當感遇一着了有所二字則此心偏係而向來澄然湛然本體便失其初矣不得猶言失也向本如此而今失之也五箇正字與經文正其心正字同

明趙伯繼曰大學以忿懣等說在正心章其理最細非必顯然有所執着而後謂之有所也但纖塵未化稍與天地不相似便是

明湯霍沐曰心之一處曰獨人之二心曰念又曰意之動而合乎性者曰幾其動而着於情者曰念攝念而入於幾則意誠攝誠而歸于性則心正愚按此之有所正所謂念也攝乎性則為誠着乎情則為所下章之親愛等云則情之根念而流者也故說在修身章內

附覽新奇說

明湯海若曰身有之身不必改作心人一身以心為主說身即是心無二也

明尤西川曰身有所之身非誤此但言心身相關之故身字為

讀有尺者心也不得其正者身也下文心不在數語原其心
不存所以身不修

視而不見合下節

宋朱子曰心若不存一身便無主宰○問視而不見聽而不聞
只是說知覺之心却不及義理之心曰才知覺義理便在此
才昏便不見了

宋饒雙峯曰四不得其正言心不正也視不見以下言身不修
也言此而不言所以正心修身者已具於誠意章故也聲色
臭味事物之粗而易見者耳心之精神知覺一不在此則於
粗而易見者已不能見况義理之精者乎傳者之意蓋借粗
以明精耳

宋黃洵饒曰心不正以義理言心不在以知覺言

宋吳季子曰心者身之主身若心之役目之於色耳之於聲口
之於味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佚皆不能以自適其所欲而
一切聽命於吾心心之所之然後之焉故視不以目而以心
否則泰山墮前而不瞬矣聽不以耳而以心否則雷霆靜聽
而不聞矣食不以口而以心否則食焉而知味者亦解矣蓋
此心放焉而不知收則雖視猶不視雖聽猶不聽雖食猶不
食耳攫金不見而人心不在市人也聽古樂惟恐臥心不在
古樂當食而失七箸心不在七箸也由是觀之欲脩身者其

可不收斂此心而使之在吾方寸間乎心在則可以檢束吾身雖不期修而自修矣

明林次崖曰視聽飲食且就其最淺者言之以見不能檢其身耳身之不修尚有許多事或問說已盡

明李九我曰不在緊承不得其正來不落一層在于所則不在于心便不在于視聽飲食

明董思白曰看本節心不在句只宜根心上說如云視以目而不視以心雖視猶不曾視下倣此

明葛屺瞻曰凡目視耳聽口食必須心照管方能知覺今心既不在則顧彼失此視不見聽不聞食不知味自是實事也只

就常人身上泛論謂心一不正身便照管不來虛也狀箇心與身相關之切以見修之必因乎正也若實落用正之功則未經道及

明鄒臣虎曰既曰有所便是有在如何却說心不在焉此不是兩項話人心原來至靜亦至動如鏡子隨照隨滅故常照若終日有個影子在鏡上便對面不受照了聖人之心惟無在故無不在常人之心有所在故有不在不見不聞不知味不必說深就是跟前耳邊口頭的全不領得况其深乎

明張侗初曰忿憶好樂憂患恐懼即好惡也身之所着即是心之所遷若慎獨之初即誠中之體廓然順應有而不有則心

正而身無不修矣視聽飲食說不得修身是概舉之耳然正則心發源于誠意明焦漪園曰心一有了方所如在忿憶便不在恐懼雖當懼者亦不懼在好樂便不在憂患雖當患者亦不患凡百事既在彼便不在此不在此則不知此故曰視而不見云云

明顧涇陽曰此謂修身二句舊說兼承上二節說又只單承上所以一字說來予看本文語氣只在不知味下着進一步說心一不在而視聽飲食且無所檢况天下國家有大於此者安可以不在之身修之乎此謂修身在正其心二句便好合上去如此說却順本文語氣

章旨

明唐荆川曰通章首二節言心之不正者身必不修末節申結正心之為要也只重心上

附覽新奇說

明李卓吾曰夫心本無物也若有所忿憶等即有物矣有物安能應物且既有所忿憶矣則忿憶在於吾心好樂之來又何以應之何也有客常在吾所主人不得空閑故也又忿憶既有所在在東則西缺在西則東缺在中則東西皆缺孰能定其正位乎從此推之凡有所在無不皆然故皆曰不得其正正以心如太虛本無一物不可以有所在求之也如此則心無所在乎若謂心無所在則視不見聽不聞食不知味有為

皆廢矣。即今視而見聽而聞食而知味神應不匱如此又安可謂心遂無所在也有所在則不得其正而不能應物其爲心也物而不神非所以正心也無所在則遂失其主而何以應物其爲心也空而無用亦非所以正心也。有所在固非心無所在亦非心於此明得則心正矣。故曰此謂修身在正其心終不言心如何正蓋欲學人自明之耳。予謂此一章乃夫子明心圖也。

所謂齊其家章

宋朱子曰正心修身兩段大槩差錯處皆非在人欲上皆是人合有底事如在官街上差了路○忿懣等是心與物接時事○親愛等是身與物接時事○之所親愛如父子當主於父有不義不可以不爭子有不肖亦不可不知教之之所教畏如君固當敬畏然若當正救責難也只管教畏不得賤惡固可惡或尚可教或有長處亦當知之○問敖惰恐非好事曰此如明鏡之懸妍醜隨其來而應之不成醜者至前亦喚做妍者○哀矜如有大姦方欲懲之被他哀鳴懇告又却寬之這便是哀矜之偏處○立者各自有當然之則只不可偏如人飢而食只合當食食纔過些子便是偏渴而飲飲纔過些子便是偏如愛其人之善若愛之過則不知其惡便是因其所重而陷於所偏惡惡亦然

宋陳北溪曰敖只是簡於為禮情只是懶于為禮有一等人止
 非可愛次非可敬只是平平人接之自令人簡慢○然勿軒
 曰親愛畏敬哀矜指所愛之人言有此三等賤惡敖情指所
 惡之人言有此二等偏於愛則不知甚人之惡偏於惡則不
 知其人之善上下文相照應如此

宋胡雲峯曰或疑敖情不當有殊不知本文人字非為君子言
 乃為眾人言章句曰眾人又曰常人是也眾人中固自有偏
 於敖情之人如下文大莫知其子之惡苗之碩亦泛言多溺
 愛貪得之人也兩人字示戒深矣

明蔡虛齋曰之猶於也或以向字釋之又太着力了謂人之接
 物往往不能無偏或於所親愛而偏或於所賤惡而偏倒文
 而言則是或偏於親愛或偏於賤惡也章句只是推言其所
 以偏者以其隨其所向而不加察且以教人加察則不至於
 偏耳

明蔡虛齋曰兩節通是身不修之事不可因章句上節有身不
 修字下節有家不齊字遂分上為身不修下為家不齊章句
 至下節方露出家之所以不齊猶八條目亦至下節方云修
 身上云益必於其語勢終竟處發之此解經之法也

明王守溪曰五者揭于誠正之後非可以常情例觀只意根心
 體上畧畧帶些人我見便情之所之不能無過則處亦從

有所發根知者有所之反以虚心照之當體美惡如空過影
如鑑數毛此全從無我來故曰天下鮮若干好處求惡惡處
求美化落有所矣

明唐荆川曰或言敖惰凶德不可有夫哀矜慈德也若縱賊故
出亦爲哀矜耶公明者殺人擊賊正以成仁執物者惜身護
子皆爲凶德

明王弼州曰已身惟怒難制故修身以忿懣爲先人情惟愛易
溺故齊家以親愛爲先

明徐敏茲曰人是衆人然誠意正心之人亦在其中天下鮮亦
同○之字當解作徃字有味如人走路一徃不回顧也註中
惟其所向意亦如此○親五五者依舊說是泛言身與物接
而家人在其中新說及時文俱徑作家人蓋以前二節俱于
家無干則意不完切矣

明茅鹿門曰僻是偏僻與中反看此偏僻病極細如親愛之僻
不是不當親愛只是當親愛而過于親愛耳雖傲惰亦有當
傲惰者但不可過而僻下如孟子不應隱几而臥便敖惰不
僻了○五事俱空空說如云親愛屬親與舊畏敬屬德位此
等俱欠渾融○悒字是懶于禮不是宴安怠惰

明唐荆川曰上章註云然一有之而不能察此章註云惟其所
向而不加察二察字最精蓋平時格物致知臨時又省察一

纂定古今大全 大學卷二 四十六
番本文二知字亦從加察中來

明葛屺瞻曰親愛是情相洽者賤惡是不肖者畏敬是分相臨者哀矜是失所者敖惰是不必加禮者此五者一家之內難定屬那一等人亦有一人而兼有幾件者親愛畏敬哀矜是奸然其人豈無惡處賤惡敖惰是惡然其人豈無美處人只因僻了見得這一邊便不見得那一邊故好知惡惡知美者天下鮮有甚言平情之難也諺俗語碩大也引此不但証好惡之僻正以人情之最切者儆醒之

故諺有之章

宋胡雲峯曰心與物接唯愛最易偏故此章以親愛先之至引諺曰先之身與事接唯愛最易偏故此章以親愛先之至引諺曰只是說愛之偏處人情所易偏者愛爲尤甚况閨門之內義不勝恩情愛比昵之私尤所難克身所以不修家所以不齊者其流病皆至於此

明蔡虛齋曰故諺有之曰故字承上文可見此節只是申明上文之意不可另分爲家不齊上文故好而知其惡故字亦承上言豈可泥人莫知其子之惡一句遂以爲說入家人乎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甚言其偏也其偏亦與上文偏一般上文言天下鮮矣與下節言人莫知何以別乎

明張二水曰莫知子惡亦自身之惡未能惡之如惡臭則真心

先欺安得不爲子所欺若父能正心修身而無辟則父子足
法况有惡而不知乎齊一身之好惡可以齊一家之美惡而
本於齊以一念之知

明唐荆川曰故字不可忽略蓋上文偏好偏惡是常情諺是俗
語俗語說恒情最透徹

明楊復所曰知子莫如父然溺愛者不明雖子之肆惡而猶護
其短也莫知也知苗者莫若農然貪得者無厭雖苗之碩大
而猶謂不足以克其欲也莫知也常說莫知子惡是好而不
知惡莫知苗碩是惡而不知美一說云不必分只渾融爲妙
後說似勝

明龍溪曰知惡不必說到勵行於前變節於後知美亦然如
此說便是兩時了只是當體有好惡當體有美惡不能如空
過影如鏡數毛便是觀下文引諺俱是即日事

明馮其區曰辟亦從上章四有所發根知只是有所之及以虛
心照之若定要於好處求惡惡處求美已落有所矣此全從
無我來故曰天下鮮

明李陸峒曰人之其所親愛而辟五句是言常人之心有所好
惡便辟欲得不辟便湏是好而知惡惡而知美方是到得
而知惡惡而知美便是真如明鏡止水隨物付形此便是聖
人大公順應底好惡故曰天下鮮矣

此謂身不修二句

宋錢氏曰上章四個有所字此章六個辟字其實皆心之病但上四者只是自身裏事此六者却施於人即處家之道也

宋黃洵饒曰此獨反結者修身是明七德工夫緊要處○變文應經文修身也

明茅鹿門曰此篇反結口氣尤爲喫緊正爲壹是皆以修身爲本耳上文不曾說齊家故點明之

明陳如岡曰我偏于好則家之未純于善者不加勉矣我偏于惡則家之未純于惡者亦自棄矣所謂齊者正要家人爲善去惡截然齊整如今何能齊得此是實理故即繼之曰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

所謂治國章

宋朱子曰上面說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下面便說所以教者如此此三者便是教之目○孝者所以事君弟者所以事長慈者所以使衆此道理皆是我家裏做成于天下人看著自能如此不是我推之於國

宋陳氏曰在我事親之孝即國之所以事君者在我事兄之弟即國之所以事長者在我愛子之慈即國之所以使衆者能修之於家則教自行於國矣

宋盧玉溪曰孝弟慈三者明德之大目人倫之大綱舉此可該

其餘矣

宋胡雲峯曰修身以上皆是學之事齊家治國方是教之事所以此章首拈出教之一字然其所以爲教者又只從心上說來孝弟慈所以修身而教於家者也獨舉三者蓋從齊家上說一家之中有父母故曰孝有兄長故曰弟有子弟僕隸故曰慈事君事長使衆方從治國上說

宋吳氏曰傳只言治國先齊其家章句并修身言之推本之論此孝弟慈體之身則爲修其身行之家則爲齊其家推之國則爲治其國天理人倫一以貫之而已况家有父國有君家有兄猶國有長家有幼猶國有衆分雖殊理則一也

明林次崖曰其家不可教不能修身以教於家也故不能教國人○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就含箇其家可教而能教人故承之曰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

明蔡虛齋曰其家不可教云云此二句且慢說出家國一理下三句方說出益君子之所以不出家而成教於國者正以孝者所以事君弟者所以事長慈者所以使衆故也三句只做一人說孝弟慈此人也事君事長使衆亦此人也○不是推孝弟慈以事君事長使衆只是我能孝弟慈則事君事長使衆道理便已在此不待外求也言孝本家之所以事親者然而國之所以事君者即在此矣弟本家之所以事兄者然而

國之所以事長者即在此矣慈本家之所以字幼者然而國之所以使眾者即在此矣此之謂家國一理也

明李九我曰君子修身以教家而自然成教于國所以然者為教家之理即所以教國者耳孝弟慈只是一理事親則為孝事君則為忠隨在異名耳非移孝作忠也

明湛若水曰其家不可教根身不修來不出家根身來教人是教國人二句反說輕看重故君子句

明鄒嶧山曰細玩成教二字謂成個教也如云規矩已立模範已昭便是成未說到民從教上成教于國過下云何也蓋以

家國一理耳○云孝悌慈所以修身而教于家者也若以此三字只在君子身上說教家特帶言之耳勿泥

明王守溪曰不必說君子一身上而事君長下而使眾如此則君子便是個為臣的了若人君齊家治國却如何不言蓋此只言家國一理耳不拘定事迹上

明王觀濟曰新說以心字入講如云孝者所以盡其心以事親而所以事君者即此心也弟慈做此此說亦高但恐不知者嫌其犯下文耳含蓄用之為妙

明焦漪園曰君子修其身纔可以教家其家不可教者身未修而不可以教之字只當外字看不外乎家而可以成教于國孝弟慈三句正解此句之意此亦只重理上不要把事來

件件比擬比擬便有不同處

明徐岩泉曰不出家是不出門戶而下堂階也如此說更有味若謂不出教家之理却淡

明吳無障曰此是舉家中道理可推於國者如此以形容家國一理模樣不必把孝者弟者慈者作人去盡道說

康誥曰如保節

宋朱子曰保赤子慈於家也如保赤子慈於國也保赤子是慈如保赤子是使衆心誠求赤子所欲於民亦當求其不能自達者此是推慈幼之心以使衆也

宋陳三山曰赤子有欲不能自言慈母獨得其所欲雖不中亦不遠者愛出於誠彼已不隔以心求之不待學而後能也

宋陳新安曰立教之本總言孝弟慈傳引書只言慈幼章句乃總三者言之蓋因慈之良知良能而知孝弟之良知良能皆不假於強爲只在識其端倪之發見處而從此推廣去耳

宋許東陽曰保赤子是父母愛子之心如保者是言君養民亦當如父母之保赤子赤子不能言父母保之雖不中不遠况民之能言而意易曉者所欲與之聚所惡勿施雖不中民之心亦不遠矣

明蔡虛齋曰上文見得孝弟慈是立教之本此又見得不是假強爲言孝弟慈固教家教國之道然是三者實人心所固有

非徒求之於外也故引康誥之言而釋其意以明之上言孝弟慈此獨言慈幼者偶舉其一以例其餘也或問細味小註易曉之說未然○心誠求之就接保赤子說謂康誥曰如保赤子夫赤子有欲不能自言爲之母者苟心誠求之雖不中其欲相去亦不遠矣然此心本是人所固有故自然能之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慈幼如此孝弟可知矣

明呂涇野曰過文云是孝弟慈也豈假于強爲哉觀慈幼一端可見矣○此乃是說孝弟慈不假強爲不是說孝弟慈之通于事君事長使衆之不假強爲如字不可略去是保民如赤子也下面只釋保赤子心字是保赤子之主張誠字又心中真切處誠字不必著意求誠只是自然而然而所謂根于誠之不容已也凡爲母者必誠此意最要認真求之求赤子之欲也兼好惡亦得赤子有欲不能自言故須求

明王觀濤曰愚謂未有學子而後嫁養子是不學不慮之良孝弟慈亦不學不慮之良事君事長使衆心誠求之亦不學而能

明吳無障曰孝弟慈三句中已含得不假強爲意如保節不過復提出言之以見機本至順特在知所推耳

一家仁節

宋朱子曰一家仁以上是推其家以治國一家仁以下是人自

化之也

宋饒雙峰曰上言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底道理此言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底效驗

宋盧玉溪曰仁讓善也接上文孝弟言貪戾惡也貪則不讓戾則不仁方善無惡之理雖原於天而為善為惡之机寔由於君仁讓之化必待行於家而后行於國貪戾之失總自於君而即見於國從善如登見其難從惡如崩見其易机之所在可畏如此可不謹慎慎事定國益古語觀此謂二字可見引以証上文

宋陳新安曰一家仁讓而一國仁讓家齊而國治也一人貪戾而一國即作亂身不修則家國即不齊不治也机者弩牙矢之發動所由譬仁讓之興其机由一家其亂之作其机由一人故總斷云其机如此一言慎事結作亂句一人定國結興仁讓句

宋吳季子曰天地之間惟感應為甚速我以此感則彼以此應如矢赴的瞬息不留是之謂机仁讓貪戾其一家一國之机歟文公曰机發動所由也味机由二字則夫仁之為仁讓之為讓不發於人而發於我貪之為貪戾之為戾不動於彼而動於此明矣學者益亦審其發而謹其動也

明林次崖曰一國之仁讓由於一家是家齊者國治之机也一

國之作亂由於一人是一人者作亂之机也故曰其机如此
明王觀濤曰通文云立教之本不假強爲如此苟得其本以教
家而不可成教于國孝弟慈之有恩以相愛爲仁孝弟慈
之有文以相接爲讓一家仁讓自身修來興是聞風而感動
奮發一人指君貪是貪欲戾是背理總及仁讓勿分一人貪
戾一家可知仁讓邊重貪戾邊輕
明唐荆川曰一言當暗作有國者之言方與下文相配一言不
合理故覆敗乎事一人亦指君能勵躬修端風化則足以底
定一國僨事邊輕定國邊重

明姚承菴曰仁卽孝弟慈之藹然處讓卽孝弟慈之秩然處書

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親遜卽仁讓之意恣已徇欲曰貪執
已拂人曰戾正與仁讓相反堯舜帥天下以仁帥此仁讓耳
以三字分曰孝弟慈以二字槩曰仁讓以一字括曰仁

明徐岩泉曰机弩上机也机在手至近一撥便發百步可到不
疾而速不必親身往百步之外而百步之外已中的矣

明董思白曰机如箭鋒迅發穿札破的信手而發應弦而倒豈
彼此相待而成哉真心流通此感彼應不知其然而然者此
一句最可玩味遠近易簡神妙之理

堯舜帥天下節

或問此章言治國乃言帥天下以仁又似說平天下言有諸已

又似說修身何也朱子曰聖賢之文簡暢身是齊治平之本
治國平天下自是相閑豈可截然不相入

宋陳新安曰民之仁暴唯上所帥帥之以所好則民從如好暴
而令以仁所令與所好及民弗從矣

宋金仁山曰治國者必有法制號令以禁民為非而律民以善
雖桀紂之世亦所必有但其所好則不若此故民從其所好

不從其所令所以治國者在及求諸已乃政令之本○藏乎
身者自其盡已處言之恕者自其推已處言之所藏是指有

諸已無諸已者也恕是指求諸人非諸人者也所藏乎身不
恕謂所藏于已者未有可推以及人如何能喻諸人然所謂

堯舜帥天下以仁以已及物者也仁也所謂有諸已而後求
諸人無諸已而後非諸人推已及物者也恕也至所謂桀紂

帥天下以暴不仁者也所藏乎身不恕反上文也
宋陳三山曰已有此善然後可以求人有此善已無此惡然後

可以非人有此惡皆已先之也

宋饒雙峯曰無善而欲責人有惡而欲禁人是無已可推而欲
及人也此章雖釋齊家治國然自一人貪戾以下皆歸重人
主之身此乃極本窮原之論

宋吳季子一恕之為義曰推已曰如心推已云者以待已之道
而待人是也如心云者待人之心亦如待已之心是也苟無

諸已而求諸人有諸已而非諸人則其在吾身已不能盡恕之義彼見吾之所以治人者如此而所以自治者乃如彼則意向扞格貌踐從而心不服豈能使之喻哉

明蔡虛齋曰教人字皆指國言不兼家人家只跟着身○三惟從好而不從令故必以其所好令民決不爲空言之○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諸已而後非諸人則是其所令者一如其所好是皆推已及人所謂恕也使無諸已而欲求諸人有諸已而欲非諸人則所藏乎身不恕謂其所存於吾身者未有可推以及人則是所令及所好又如是而欲喻諸人使其領吾所求而爲善領吾所非而去惡無是理也堯舜帥天下以一身之仁而天下皆從而仁豈非一人定國哉○堯舜桀紂皆有天下者故皆言帥天下而不必拘治國矣

明林次崖曰夫子含仁讓意無字含貪戾意俱入孝弟慈及修身而教於家意觀註所謂恕也以上則求諸人非諸人六字還是說恕意皆據在上人言或以貽入喻諸人非也民不從便是不能喻諸人

明吳無璋曰仁讓節言教成於國之效所謂不出家而成教于國者如此意已明白矣堯舜節復申說一家仁讓一國與仁讓之意見不能修身齊家者必不能教國益見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也前後只是一意及復

明茅鹿門曰此節承上一人定國而言而人之所以能定國者不徒以身化之且以身推之無非端所好而以怨喻人耳帥是帥領令是政人怨是推已及人的道理藏是存喻是曉喻

明唐荆川曰堯舜二句特引起其所令句其所令句又是引起君子故君子一段最重治國在齊家而家根於身故君子只在身上着力

明徐岩泉曰堯舜帥天下以仁帥作則也不是驅率帥字即將帥帥字將帥坐帷幄之中而功成千里之外而民從之為此心同也此明德同也明德同則感之易通故四方風動民物

體自可默識

明李滄溟曰自古甚不仁之君如桀紂何嘗不令天下以仁仁嘗不建學立師喻天下以仁但他不如堯舜好仁所藏乎身不怨故雖令之喻之天下不知不覺都化而為暴堯舜好仁故出乎身加乎家國天下者皆是這仁心發見至如家國天下從堯舜之仁亦何嘗有意要從堯舜蓋為這一理相感通如此正如陽氣至萬物便發生為他同是一氣故也若如桀紂好暴便如天地間渾是陰氣那萬物怎強得他發生明蔣道林曰家國天下何嘗有意要從堯舜只為一理相感通故如此

明湯霍林曰桀紂所令未嘗不善只爲他所好在暴故民不從而后求人而后非人而后教國人而后民法句句與此相應最可味

明黃貞父曰即天下以暴而民從之豈人盡桀紂乎非也如狂風動樹如濁水擾魚上暴則下不得安其性而亂作矣明德中那有桀紂在

明陶石簣曰要認個藏字是說君子存之心如此非真欲求諸人非諸人也若欲求人非人則露矣何以曰所藏乎身蓋君子求人非人之理皆藏于己故只求有諸己無諸己耳求人非人乃其所後後字即後獲之意也若爲求人非人之故而

求有諸己無諸己則己正未必有未必無也所藏乎身安得怨也怨者人己之心一如也君子見得在己未嘗有善無惡與那百姓渾爲一體天下人皆有方爲己之有天下人皆無方爲己之無到底不敢求人非人乃是將怨藏于吾身而心祥豈第之度自然感動民之良心所謂喻也喻者從之神入藏身以怒熱之便是仁體即堯舜之帥也隱然含下絜矩意

明袁了凡曰易謂言出乎身加乎民則令乃出乎身者非藏乎身者也惟好在主宰中乃隱而不見者喻字義如人食物口知其然而不能言者

明顧麟引曰已之有無處就是身之所藏處蓋有無皆是所好
所好豈是飾迹的乃主宰于中有隱微而不可見者故有諸
已無諸已皆其藏乎身者也以藏身者出今是以治已者推
以治人怨心人之所以喻也不然而欲喻人也有之乎

堯考

史記帝紀帝堯者放勳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
雲富而不驕貴而不舒黃收純衣彤車乘白馬能明馴德○
元和郡縣志云堯先居唐後居陶丘故曰陶唐氏○白虎通
曰謂之堯者何堯猶嶢嶢也至高之貌清妙高遠優游博行
衆聖之主百王之長也○風俗通曰堯者高也餘也言其隆
興煥炳最高明也○帝堯碑云其先出自塊隗翼火之精有
神龍首出於常羊慶都交之生伊堯不與凡等龍顏日角眉
八彩謖自侯伯游於玄河龍龜負銜授鈴授與然後受命○
詩含神霧云慶都以赤龍合昏生赤帝伊祈堯○三輔舊事
云堯母字慶都配高辛氏而生堯因主人伊長孺爲姓謂之
伊○大戴禮曰聰明密微其言不式其德不回○尚書璇璣
鈴云帝堯煥炳隆興可觀曰載曰車曰軒曰冠曰冕作此車
服以賜有功○尚書中侯云堯卽政七十載德政清平比隆
伏羲鳳凰巢阿閣景星出翼軫朱草生郊嘉禾滋漣甘露潤
液醴泉出山修壇河洛榮光出河休氣四塞○述異記云堯

為仁君一日十瑞寔中芻化為禾鳳凰止於庭神龍見於宮
 沼曆草生階宮禽五色鳥化白神木生蓮蓬蒲生厨景星耀
 於天甘露降於地是為十瑞○典術云聖王仁功濟天下者
 堯也天降精於庭為雉感百陰而為昌蒲故吳氏本草菖蒲
 名曰堯薤○六韜曰帝堯王天下之時金銀珠玉弗服也錦
 綉文綺弗衣也奇怪異物弗視也玩好之器弗寶也淫佚之
 樂弗聽也官垣屋室弗堊色也檟桷柱楹弗藻飾也茅茨之
 蓋弗剪齊也黻衣絰履不弊不更為也滋味重累弗食也温
 飲煖羹不酸餒不易也不以私曲之故留耕種之時削心約
 志從事於無為其自奉也甚薄其賦後也甚寡故萬民富樂
 而無饑寒之色百姓戴其君如日月親其君如父母○管子
 曰昔者堯之治天下也猶埴之在埏也唯陶之所以為猶金
 之在爐也治之所以鑄其民引之而來推之而往使之而成
 禁之而止故堯之治也善明法禁之令而已矣○莊子曰堯
 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
 窅然喪其天下焉四子王倪齧缺被衣許由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
 如堯曰吾不敖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
 吾所以用心已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矣堯曰然則何如舜
 曰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
 施矣堯曰膠匕擾匕乎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荀子曰

帝堯之治天下也蓋殺一人刑二人而天下治傳曰威厲而
不試刑措而不用此之謂也○韓非子曰堯之王天下也有
茅茨不剪采椽不斷糲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麕裘夏日葛
衣雖監門之服養不虧於此矣

舜考

劉耽呂梁碑云舜祖幕幕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喬牛喬
牛生瞽瞍瞽瞍產舜○世本云有虞氏姚姓○世紀云因瞳
子名重華○真源云字仲華○春秋孔演圖云舜目四瞳謂
之重明承乾踵堯海內富昌○詩含神霧云握登見大虹意
感而生舜於姚虛○孝經援神契云舜手握褒龍頰大口注
褒者手兆如褒字喻從勞苦受褒飾致大祥也○洛書
準聽云有人方面日衡重華握石摧懷神珠注謂衡有骨
如口懷珠諭有明信推讀如鑄言能平輕重○又云舜受終
鳳凰儀黃龍感朱草生蓂莢滋○春秋佐助期云舜時景星
出房○瑞應圖云舜時有三足鳥金車見於庭卽山車也○
書大傳成王問周公舜何人也曰其政好生而惡殺○春秋
繁露云舜形體大上而圓首長於天文純於孝慈○大戴禮
云寬裕溫良敏敦知時而好學又云畏天愛民恤遠親近睿
明通智爲天下主○曰虎通曰謂之舜者何舜猶僣僣也言
能推信堯道而行之也○風俗通云舜者推也循也言其推行

道德循堯之緒也○公孫龍子云舜牧羊於潢陽堯舉之以為天子○公孫弘云牧羊於潢河○千寶云舜耕歷山獲玉歷於河際之巘知天命之在已體道不倦○莊子云舜有矰行百姓悅之故三徙成都至鄧之虛而十有萬家堯聞舜之賢舉之童土之地曰異得其來之澤○越絕書云舜親父假母父頑母嚚兄狂弟敖舜求為變心易志瞽瞍欲殺舜未嘗可得呼而使之未嘗不在側○會稽舊記云舜上虞人去虞三十里有姚丘即舜所生也○周處風土記云舜東夷之人生姚丘○括地志云姚墟在濮州雷澤縣東十三里○路史注世傳瞽瞍與象每欲殺舜其妹婢首每為之解○許氏說文云或作畫嫫一音畫也嫫又或作擊一作繫列女傳舜女弟繫與二聰諧○尸子曰舜一徙成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國四方之士歸之堯聞其賢徵之草茅之中與之語禮樂而不逆與之語政至簡而易行與之語道廣大而不窮於是妻之以媿媵之以娥九子事之而託天下焉○又曰舜南面而治天下天下太平調於玉燭息於永風食於膏火飯於醴泉舜之行其猶河海乎千仞之溪滿焉蠖螾之穴亦滿焉由此觀之禹湯之功不足言也○又曰堯以天下與舜顏色不變舜受天下於堯亦顏色不變知天下無損益於已也夫何為哉○又曰務成昭之教舜曰避天下之逆從天下之順天下不

足取也避天下之順從天下之逆天下不足失也○又曰舜
之陶也不能利其巷南而治天下則蠻夷蒙福○荀子堯
問於舜曰我欲致天下爲之柰何對曰執一無失行微無怠
忠信無倦而天下自來執一如天地行微如日月忠誠盛於
內貫於外形於四海天下其在一隅耶夫有何足致也○韓
詩外傳曰昔者舜甑盆無糲而下不以餘獲罪飯乎土盞啜
乎土型而農不以力獲罪屨衣而耨領而女不以巧獲罪法
下易由事寡易爲功而民不以政獲罪故大道多容大德衆
下聖人寡爲故用物常壯也

桀紂考

管子曰古者桀紂長巨效美天下之傑也筋力越頸百人之敵
也然而身死國亡爲天下大繆後世言暴者則必稽焉

越絕書古者天子及至諸侯自滅至亡漸清乎滋味之費沒溺
於聲色之類牽攀於珍恠貴重之器故其邦空虛困其士民
以爲涸臯之樂百姓皆有悲心无解而倍畔者桀紂是也身
死邦亡爲天下笑此謂行奢侈而亡也○賈子曰紂自謂天
王桀自謂天父○大戴禮曰桀紂妖替天道逆亂四時禮樂
不行幼風是御曆失制攝提失方邦大無紀玉璠不行不告
朔於諸侯○尸子曰桀紂欲長樂以苦百姓珍恠遠味必南
海之薑北海之璠西海之菁東海之鯨禍天下厚矣○禮子

曰桀爲天下酒濁而殺厨人紂熊蹯不熟而殺庖人○宋張
鎰曰桀誅諫而星孛紂耽荒而致彗○夏本紀帝癸崩子帝
履癸立是爲桀帝桀之時自孔甲以來而諸侯多畔夏桀不
務德而武傷百姓百姓弗堪迺召湯而囚之夏臺已而釋之
湯修德諸侯皆歸湯湯遂率兵以伐夏桀桀走鳴條遂放而
死桀謂人曰吾悔不遂殺湯於夏臺使至此○論語陰騭識
曰庚子之旦金板剋書出地庭中曰臣族霄王禽宋均曰謂
殺闕龍之後庚子曰庭中地有此版異也龍同姓稱族王霄
殺我必見禽也○尚書帝命皦期云桀失王鏡用其噬虎注

玉鏡謂清明之道噬虎謂其暴虐○孝經援神契曰后偷任
威折其玉斗失其金椎注后桀也偷苟且自奉也玉斗者酒

儀金椎言國之寶○紀年云后桀命扁伐岷山岷山女於桀
二人曰琬曰琰桀愛二女無子焉斲其名於若華之玉若華
琬華是琰而棄其元妃於洛曰妹嬉氏以與伊尹交遂以夏
亡呂氏春秋曰桀爲無道天下顛恐千辛任威國人大崩湯
欲令伊尹往視曠夏恐其不信湯乃自射伊尹伊尹奔夏三
年反報於湯曰桀迷於妹嬉好彼琬琰不恤其衆民心積怨
皆曰上天不恤夏命其卒湯與伊尹盟以示必滅夏伊尹又
往視曠夏聽於妹嬉之言以告湯湯良車七十乘必死六千
人以戊子戰於邲遂禽移大犧○括地志云廬州樂縣有巢

湖卽尚書成湯伐桀放於南巢者也○淮南子曰湯敗桀於歷山與妹喜同舟浮江奔南巢之山而死○殷本紀帝乙崩子辛立是爲帝辛天下謂之紂帝紂資辨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猛獸知足以距諫言足以飾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以爲皆出已之下好酒淫樂嬖於婦人愛妲已妲已之言是從於是使師涓作新淫聲百里之舞靡靡之樂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新序曰鹿臺其大三里高千尺贊曰鹿臺今在朝歌城中括地志云鹿臺在衛縣西南十二里而盈鉅橋之粟服虔曰鉅橋倉名許慎曰鉅鹿木橋器名也紂厚賦稅故因器而大其名益收狗馬奇物充仍宮室益廣沙丘多取野獸蜚鳥置其中慢於鬼神大最樂戲於沙丘以酒爲池

詔云酒池在衛州衛縣西二十五里百姓怨望而諸侯有畔者於是紂乃重

辟刑有炮烙之法○竹書紀年云自盤庚徙殷至紂之滅七百二十二年更不徙都紂時稍大其邑南趾朝歌北據邯鄲及沙丘皆爲離宮別館○淮南子曰紂爲天子賦歛無度戮殺無已康梁沉酒宮中成市天下同心而苦之○帝王世紀云紂倒曳九牛撫梁易柱○又云內宮九市車行酒馬行炙○論語比考識曰殷惑妲已玉馬走宋均曰玉馬喻賢臣奔去也

故治國節

明林次崖曰頊通承上文結言教家之道卽教國之道能教其

家斯能教其國如此所以經文說治國在齊其家

明鄒四山曰此結上文亦當帶修身在內故治國者在修身以

齊其家也又要將上文融會入講若泛講則與經文治國先

齊家同耳

詩云桃之三節

宋盧玉溪曰可以教國人應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之意

宋陳新安曰是法家齊而可以示法於人也良法之國人取法於已也

之意○又發經文厚薄之意此是血脉貫通處

明蔡虛齋曰天天只是桃或以為指桃花非也○文王之化自

家而國男女以正婚姻以時故詩人因所見以起興而嘆女

子之賢知其必有以宜其家室也○諸侯朝於天子天子與

之燕以示慈惠故歌此詩蓋諸侯繼世而立多疑忌其兄弟

故以宜兄弟美之

明林次崖曰宜兄者弟於兄宜弟者友於弟是能脩身以教於

家也故可以教國人

明蔡虛齋曰不是謂一家之為父子兄弟者皆足為人之法是

我之為父為子為兄為弟皆足以法於人此所謂其儀不忒

儀者實爲民之表也○三箇而后字俱是難辭不可說快了
兩箇教國人不同上是教之宜家人下是教之宜兄弟足法
是足爲民法謂足爲一家之法若非

明李九我曰三引詩咏嘆有餘不盡之意若曲終而奏雅也學
者當作水月鏡花模寫齊治相因意亦不可粘皮帶骨

明王觀濤曰宜其家人切正閨門講教國人亦須影切正內意
○而后可以教國人是我可去教國人不作國人自化○
此亦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上是不出刑于而成教於國下宜
凡二句是不出友于而成教於國上猶善也非善惡之善只
是相好意

弟慈來見理之一指出一箇心來見心之同指出一箇機來
見機之速又把箇堯舜來做樣子使人在自己身上推求如
此則齊治道理已盡矣然不得其深長之味則使人無興起
之端所以引三詩以咏嘆且感人莫切于詩故曰詩可以興
然引詩亦自有次序先言家人次言兄弟次言爲父子兄弟
足法亦有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之意夫如此則
齊治之理無餘蘊矣

明郭洙源只引桃夭以下三詩前二引言家正而後可正國就
上之設施處說故曰教國人後一引乃論必家既正而後國

人信從相率以歸于正就下之應說故曰民法
明鄭申甫曰治國在齊其家道理至末之有也已說盡了引詩
咏嘆之只是輕借個宜其家人宜兄宜弟其爲父子兄弟足
法叫起而通于治國耳不消咬牙着力說出相通道理若咬
牙說便非咏嘆之體蓋家國相通道理上面已說盡了此處
只蜻蜓點水洒七歌咏之已耳

明丘毛伯曰宜者情意浹洽無少携貳法者截然整齊無少參
錯宜與法者此身中儀象也儀謂身法可儀象非威儀容止
之謂又要知父字內有慈之理子字內有孝之理兄弟內有
弟之理吾之能慈能孝能弟則所以使衆事君事長皆握之
于我則不出家而法則備矣夫而後民法之亦是喻吾之德
從吾之帥而與吾之仁讓也

明董思白曰作大學者說齊治到此見得此理實是如此中心
真有不知手舞足蹈而不能喻諸人者故一引詩咏嘆不足
又再三引詩咏嘆之所謂修身爲本與此謂知本此謂知之
至也之意至此蓋發之竭盡而無餘矣

此謂治國節

宋廬玉溪曰此章言治國甚畧言齊家甚詳所以明齊家之道
卽治國之道以人同此心心同此明德故也

宋胡雲峯中庸引詩明行遠自邇之意必先妻子嬀合而後

兄弟既翕此三引詩首以婦人之宜家人而繼以宜兄弟蓋家人離必起於婦人非刑于寡妻者未易至于兄弟亦未易御于家邦也其示人以治國之在齊其家也益嚴矣

明蔡虛齋曰此字指三引詩治國在齊其家乃經文語教國人
民法之是治國宜家人宜兄弟父子兄弟足法是齊其家

明吳川樓曰此節只指結三詩言合此三詩而潛玩之所謂治國在齊其家者其理益躍然而可深長思矣不然胡詩之言治者姑置國不講而先家人先兄弟先其儀不謀而合如此哉經文齊治之說又何疑

章旨

明姚元素曰通章血脉全在心誠求之上惟有一段真精神真意念聯貫其中而不可解所以能使一國翻然勃然不待教令而自然興起此真精神是謂誠即謂之所好不誠不足言好也即桀紂好暴亦是一種真精神所結習而况好仁者乎故寔有諸已誠也寔無諸已誠也所令必如所好誠也不曰所出乎身而曰所藏乎身見皆此真精神所鬱結也不言而喻非此一真知默契而何

明王觀濤曰通章言家必根身言身必及家釋齊家治國不丟了修身者如釋新民必本于自新也

所謂平天下章

宋朱子曰老七長七恤孤方是就自家切近處說所謂家齊也
民興孝與弟不倍是就民之感發興起處說治國而國治之
事也上行下效感應甚速可見人心所同者如此是以君子
有絜矩之道也此句方是引起絜矩事下面方說絜矩而結
之云此之謂絜矩之道○絜矩之說不在前數章却在治國
平天下章到此是節次成了方用得○說上行下效到絜
矩處是就政事上說若但興起其善心不使得遂其心雖能
興起亦徒然耳如政煩賦重不得養其父母畜其妻子又安
得遂其善心湏是推己之心以及於彼使彼仰足以育方
○絜矩不足外面別有個道理只便是前面正心修身的推

而用之

宋饒雙峯曰知所爲方之具也匠欲爲方必先度之以外欲平
天下者以何物爲矩而度之亦推此心而已絜者以索爲物
而知其大小度之義也匠之度物以矩爲矩君子之度人以
心爲矩

宋盧玉溪曰矩猶則也明德至善吾心本然之則也以此齊家
絜矩於家也以此治國絜矩於國也以此平天下絜矩於天
下也絜矩之道卽明明德於天下之道也

宋金仁山曰首三句是化絜矩是推既有以化之而興其孝弟
不倍之心必有以推之而遂其孝弟不倍之願推之者莫大

於從其所好勿施所惡所好在因其利所惡在奪其利

明蔡虛一 一 慈嘗謂一孝弟慈而天下無異心一規矩而天下

無餘事○物者度之以矩則物方治天下者度之以吾心

之矩則天下平○矩謂絜之以矩也矩能使物方故借絜

矩二字來用矩字自有使天下平意

明吳無障曰一 上老七三句見天下人那箇不要興起所以君子

有箇推心的方法使隱隱含下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意

是以二字精神血脉全在此

明姚承菴曰三箇上字提起極有意在若曰爲人上的有父母

兄弟妻子要仰事俯育民亦有父母兄弟妻子要仰事俯育

專私其利於己不得全要知得此心之同推以及之

明吳無障曰所謂與民同欲者不是同其貨財用人之欲乃是

公貨財用好人以遂其孝弟慈之願欲耳

明王荆石曰是以二字舊過文有云觀國人心之不異於家則

知天下人之心亦不異於國看來全然不是蓋下文絜矩乃

是推我之心度天下人之心非推國人心度天下人之心

也一 只照朱註云卽此觀之可以度人心之同矣是以君子有

絜矩之道絜矩謂度人之心如度之以矩非謂度之以心而

天下均平如矩之方也絜矩字是借字不是譬喻作文亦不

可言如○絜矩不但空空度有許多運量處置在下文公好

惡理財用人俱包在裏面

明馮具區曰平天下的道理卽治國的道理本皆出於此心但論其事勢則有廣狹之分欲平天下須多方推廣始得周徧故特下絜矩二字○三民字不必說是國之民通章俱縱言平天下事並不曾提入心字來○由君身上發出來在國滿國在天下滿天下勢有廣狹量無減滿必由國方說到天下○絜矩二字下節自有明疏不可預解

明陳國瓖曰不徒曰絜矩而曰絜矩之道是矩中原無有不方而君子所以爲方者有許多處置之法故曰道卽下文與民同欲公好公惡者是但絜矩處卽是道非有兩層有以道字開一看者非若絜矩無道彼天下林林總總至有不齊豈是空虛懸度者能使均齊方正而無不平耶矩字要認得直絜字要發得透

所惡於上節

宋朱子曰上下前後左右都只一樣心只是將那頭折轉來比這頭在我上者使我如此而我惡之更不將來待在下之人如此則自家在中央上面也占許多地步便均平方正若下之事我如此而我惡之我若將去事上使下面長上面矩不方了左右前後皆然

宋季子曰君子知夫人同此心心同此意也故其與人接必

有以揆度於其間曰上曰下曰前曰後曰左曰右接之之境也曰事曰使曰先曰從曰交處之道也於接之之境思處之道以此準彼視彼猶此務使上下四方均齊方正而無缺然不滿之處是以謂絜矩舉天下之圓無出於規舉天下之方無出於矩君子以此矩而絜之居上而施之下者如此則居下而施之上者亦當如此居前而施之後者如此則居後而施之前者亦當如此居左而施之右者如此則居右而施之左者亦當如此推此心以往處之各得其宜待之各當其可則人人皆滿其分願而天下平矣

宋胡雲峯曰右第二節言此之謂絜矩之道湏看是以有此之謂六片入之心本無間於己是以有絜矩之道己之心能不問於人此之謂絜矩之道

宋陳新安曰下文節七提綴能絜矩與不能絜矩者之得與失皆是自此一節而推廣之

明蔡虛齋曰彼此如一而無不方美是解絜矩正義統上下左右前後說未說平天下意故繼之以彼同有是心而興起焉者云彼同有是心之上似當添一句云夫為天下國家而所以處心制事者一出於此則彼之同有是心者云尤見明白

明瞿崑湖曰絜矩二字從所藏乎身之恕之出此道經理天下

而不窮所謂一言終身可行者也此乃天地萬物一體之仁
心惟仁者能用而用之於民不過同其好惡故將吾身画出
個樣來見人責已常緩責人常急若拽轉頭來便是道理流
行

明吳無障曰所惡於上節只是以吾心好惡曲體人心而使各
得其所意但直頭如此說恐不得意義明白故借上下左右
前後字面形容之註中如不欲上無禮一如字用得極好本
文六毋以字最重不可輕看了講毋以處全要發出能度意
方見是絜矩註度上度下等句可玩

明歸震曰此節乃絜矩模樣非絜矩之實也上下前後左右
俱泛說不作平天下者說上下亦不作君臣詳言上下前後
左右者欲明方義也說勿施所惡則施所好可知此之謂絜
矩之道諸講俱泛說時文以絜矩屬平天下者而以此之謂
三字倒我猶云平天下之道卽此意也似亦通

明湛若水曰合十二句看始見無不方處而絜矩之義乃盡六
个所惡卽是矩六个毋字卽是絜註無禮不忠字不可入講
人心之不平處最在施所惡上故止就惡說而好在其中

附覽新奇說

明羅念庵曰大學絜矩原從知止說來蓋能知止方定靜安然後
善慮善慮便能絜矩故中無所倚則自然與物同體自是絜

矩若只論絜矩不問此心若何即流於陪奉媚世牽已從人
為驩虞之習無分曉處

明楊升菴集曰大學論絜矩之道曰上下曰前後曰左右經生
講師皆朦朧其說不知為何等人也有問於余余曰此五倫
也上下君臣也註曰不以無禮使之不以不忠事之此即君
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也上下非君臣而何莫為於前後將
何述莫為於後雖美弗彰論幹蠱曰克盖前愆論傳家曰垂
裕後昆前後非父子而何至於左右則內而弟兄長幼也外
而交鄰寮友也五倫盡於是矣或曰何以遺夫婦曰夫婦不
可以絜矩言也婦有惡禮有七去夫有惡則曰夫之不幸矣
之不幸奈何去之婦死有再娶之禮夫死無再嫁之義夫婦
豈可以絜矩言乎大學之絜矩即中庸之自責自修也子臣
弟友五倫盡矣亦不言夫婦何也豈可云所求乎婦以事夫
未能乎是知大學中庸曾子子思相傳之轍如一也

矩考

周髀筭經商高曰數之法出於圓方圓出於方方出於矩平矩
以正繩偃矩以望高覆矩以測深臥以知遠環矩以為圓合
矩以為方夫矩之於數其裁制萬物唯所為耳

詩云樂只三節

宋許東陽曰此段言能絜矩之道言上之人能如愛子之道愛



其民則下民愛其上如愛父母然愛民之道不過順其好惡之心而已大約言之民所好者飽煖安樂所惡者饑寒勞苦使民常得其所好而不以所惡之事加之則愛民之道也宋許東陽曰此段言不能絜矩之害節南山家父所作只引上四句則下四句意亦在其中凡引詩書皆是斷章取義此却不然也宋饒雙峰曰未喪師則克配上帝是得衆則得國能絜矩而爲民父母者也喪師則不能配上帝是失衆則失國不能絜矩而辟則爲天下僂者也

宋許東陽曰上文兩段得衆得國結能絜矩之效失衆失國結不能絜矩之害

林次崖曰民之父母此得衆也得國不待言矣爲天下僂此失國也失衆已在其中矣故引文王之詩以結之言未喪師而克配上帝者正是說能絜矩而得衆則得衆也既喪師而弗克配上帝者正是說不能絜矩而失衆則失國也絜矩之得失少異而國之興喪頓殊如此有天下者能存此心自不能已矣

明諸理齋曰民之父母所謂元后作民父母我能生育萬民而無愧于親民之責也非說感應此便含有不可不慎意在慎字頂具瞻來謂當以十手十目之指而嚴此萬衆之瞻也卽慎獨也非照下僂字論不可不慎也先慎正承此言謂新民

本于明德絜矩未行先清好惡之原故先慎此德也明德乃平天下大根本故絜點德者本也一句

明王觀濤曰絜矩之道既勿施所惡則施所好可知故此遂以好惡並言

明黃貞父曰好惡能絜矩則為民父母如保赤子心誠求之一本故也

明夏九範曰此之謂民之父母只是贊嘆之詞

明湯霍林曰既為民之父母就為一國之望即此便有不可不慎意在

明董思白曰文王詩只就未喪師說而畧帶喪師則道得衆二句亦宜側看

明王觀濤曰得衆得國還是釋詩而兼結上文之意

明方文伯曰時說以不可不慎不必承好惡恐碍下文慎德愚意便說出亦不妨只要發有字不可不三字若有不能自有亦不能常有故不可不慎○得衆則得國二句泛心把詩意講畢方補能絜矩則得民不能絜矩則失民以應轉上二節去

明吳無障曰民之所好好之二句須發出度民心意乃見能絜矩辟則為天下侈辟字須發出不度民心意乃見不能絜矩下理財用人俱要以此意會之此之謂民父母蒙引不作效

驗看云愛民如子四字是主而民愛之如父母數字不過足其意耳還從此

明屠赤水曰有國者不可不慎註云民所瞻仰謂望其能權已以及人也惟望重則責深故曰不可不慎

明瞿昆湖曰好之爲民與聚惡之爲民勿施非空空好惡味二所字便得大凡引詩而什之俱要就本章言不必指定詩說明姜鳳阿曰慎字定指好惡不可泛說此句重不可以不四字而不可以不又從一瞻字討出要理會內澄好惡之原外廣好惡之用而一念不敢偏方謂之慎辟卽不慎與上民之所好二句相

明焦漪園曰好惡字包得廣下文理財用人是其大者都在此好惡中此之謂民之父母就君子說而帶說箇民愛之如父母以形下爲天下戮

明唐荆川曰上文爲民父母是得衆便有得國之意爲天下僂是失國便有失衆之意故此條引文王詩結之得衆失衆二句就指殷說殷之先王得衆而得國此可以徵好惡之同而爲民父母者矣殷之子孫失衆而失國此可以徵好惡之辟而爲天下僂者矣

明姚承菴曰引民之父母之詩見此好惡決當同於民引民具爾瞻之詩見此好惡決不可辟於已引峻命不易之詩見同

民之好惡與否得衆得國失衆失國之所繫真有不可不愼者

附覽新奇說

明陳白沙曰聖人者民之父母也母能生之能養之父能教之能誨之也故書曰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

明羅一峯曰傳言能絜矩者從意誠心正而來民之父母所謂若保赤子心誠求之者也故能無有作好無有作惡而以民心爲心

師尹考

詩傳曰師尹大師尹氏也大師三公尹氏益吉甫之後春秋書尹氏卒公羊子以爲譏世卿者卽此也

君子先慎乎節

宋朱子曰爲國絜矩之大者又在於財用所以後面只管說財宋饒雙峯曰格致誠正身所以謹此德也此有人等此字此猶斯也

宋陳新安曰揭明德訓此德字見明七德爲大學一書之綱領此章言財用始於此財用之有本於慎德而有之非私有也宋吳季子曰君天下者非無財之足患患吾德不修耳古之君子先謹乎德有德則天下歸仁斯有人也有人則莫非王土斯有土矣有土則任土作貢斯有財矣有財則量入爲出斯

有用矣此有云者猶言卽此便有不待他求也曰人曰土曰財用無一而不出於德則德爲本而財爲末昭也矣

明林次崖曰承有國者不可不慎說入財用來謂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而慎之所當先者則在於德心能慎德則能絜矩由是有人有土而不患無財用矣若以德爲外而不慎以財爲內必欲專之則是不能絜矩將見爭民施奪財聚則民散矣明七德乃大學第一義故着慎字又着一先字見此點靈明人的本心原無一毫人欲之私纔萌人欲便損靈明必任己性拂人性而驕泰以失之也故古之欲明七德者兢也持此一心守着靈明方知我是民之父母民之具瞻上帝之所付託決不可自封殖于己者所以必忠信必能愛惡人必同也

好惡以獨握治平之大本也民之好惡多端惟財貨是其不可違上之辟好惡亦多端惟聚斂是其最易溺故特言之明唐荆川曰此節言理財能絜矩之得述文云觀國之得失由于衆之得失則有國者信不可不慎矣是故君子先慎乎德先字當承慎好惡來不當對下文人士財用說蓋有國者不可不慎凡好惡皆宜慎也而德也者尤好惡之原故先慎之新說德卽明德慎之者全要不被欲利污染此切理財邊亦有味

明袁了凡曰慎字直從慎獨處生來蓋念頭隱微處收攝得乾

淨而所好惡處無不自慊也○好惡不偏卽是德謂不存自私自利之心

明吳無障曰有人有土要說得斟酌既是平天下君子原是天
下人皆吾人天下土皆吾土其曰有者只是人民土字我能
寧固之耳故民聚只不離散之謂

明陳眉公曰慎德卽是絜矩卽是慎其好惡好惡通於民便是
德曰先慎者言終日乾乾務令此德常明非謂要先事事物
物講求得明也

明鄒臣虎曰舊云德卽明德慎德在絜矩前一層良是慎德是
于我本有之德收攝得密洗滌得淨而于好惡之幾無不自
慎德卽有德了有非始有完其本有者也一有則都有
了此字是卽此之此雖各根上意而實總根于德故人土財
用特遮言德中所有而非有漸次也夫一有德而人土財用
皆不期然而然君子安得不先慎德乎此節言理財者能絜
矩之得財指府庫用指經費

德者本五節

宋陳新安曰有德而後有人有土有土而後方有財可見德爲
本而財爲末矣

宋朱子曰民本不是要爭奪惟上之人以德爲外而暴征橫斂
民便效尤相攘相奪是上教得他如此

宋吳季子曰苟以末爲內而以本爲外則是輕其所當重而重其所可輕民不見德而唯財是聞毋乃施之以相凌相奪之教而導其民之爭乎此特以是非言耳猶未以利害言也

宋許東陽曰此段財聚民散言不能絜矩取於民無制之害財散民聚言能絜矩取於民有制之利散財不是要上之人把財與人只是取其當得者而不過蓋土地所生只有許多數目上取之多則在下少

或問絜矩如何只管說財利朱子曰畢竟人爲這便較多所以生養人只是這個所以殘害人亦只是這箇

宋吳氏曰慎德而有人有土與財散民聚能絜矩者之得也內去而爭民施奪與財聚民散恃入恃出不能絜矩者之失也宋許東陽曰此段以言之出入比貨出入不能絜矩取於民無制之害

宋盧玉溪曰有德則能絜矩是之謂善所以得人心在此所以得天命亦在此無德則不能絜矩是謂不善所以失人心在此所以失天命亦在此人心歸則天命歸人心去則天命去是天命之不常乃所以爲有常也此引康誥之書以結前數節之意與前引文王詩相應命不干常卽峻命不易之理善則得不善則失卽得國失國之意此所謂善卽止至善之意明蔡虛齋曰有人卽上所謂得衆有土卽上所謂得國有德便

有財用不重在有人有土上特相因而言之耳

明林次崖曰慎德而有人有土則天命之得可知忽德而財聚民散則天命之失可知故引康誥以結之康誥言惟命不于常正是說能絜矩而善則有人有土而得此天命也不能絜矩而不善則財聚民散而失此天命也善不善少異而天命之得失頓殊如此有天下者可不兢業益勵此心思所以絜矩而與民同欲哉

明楊復所曰慎德則能絜矩所謂善也提善字斷天命之得失以見不可不慎德之意遂承善字說去見有國者決當容善人寶仁親用斷也休也之君子去妨賢病國之小人斯為能愛惠而可為民之父母否則拂人之性災必逮夫身矣所謂辟則為天下僂者也故治平君子誠有个大道在不過同民好惡而得之則必以忠信也大段雖有理財用人却不必零分碎裂秦誓雖不是說理財之人然所以保子孫黎民處亦有理財在內觀末節論小人可見矣

明湛若水曰德者本節承上起下也不是德能財之本財為德之末只是說德為平天下之本財為平天下之末重德邊要自上文看來

明鄒嶧山曰德為眾務之所從出財為有德之所自致語甚斟酌

明王觀濤曰德在性分內及外之財是身外物及內之外是置之度外內是存在心裡施者有散之意上人倡之民皆效之非施而何

明徐倣茲曰財在天地間猶人血脉周流而不使積於一隅則無壅潰之病苟聚而不行病且不測矣財亦然聚之一處未有不耗散者如隋之洛口唐之大盈是也

明黃貞父曰民散則財焉可留民聚則財將焉往所以聚之散之者我也觀聚散出入則知本矣君子豈爲聚民修德哉亦其機如此也看則字最妙○又曰悖出如仰天而唾匕仍至面悖入如壅水而上水仍歸地此際君王不得言貴氓隸不得言賤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故君子言慎出貨慎入慎德也看亦字妙

明王觀濤曰言悖二句據或問作君有逆命則民有逆詞第恐民之于君未必敢以悖逆之言入也

明鄒嶧山曰善承慎德來不善承外本來得承有人有土來失承民散悖出來雖非結上文亦不離上文不常全在二則字上有倏忽轉移之意

明王觀濤曰二之字指天命究天命之所爲得失者只在民心得失上見古人云帝天之明命王于民心要認此真實道理明丘毛伯曰爭奪朱子之說是已但看來爭當作君爭民言奪

指民奪君言方中祭何也天地生財止有此數君既歛之于
已乃是爭百姓之所有我爭民也亦奪我是奪也寔上人施
之也此奪字寔指君之倉廩府庫與後面府庫財相應
明夏古泐曰散財不是要上之人把財與人只是取其當得者
而不過益土地所生只有許多數目上取之多則在下少民
聚止是不離散耳

明方文伯曰道善得之二句串下方見不常且善不善不是作
兩個人看就如一人而妒善終不善一念而倏善倏不善則
轉盼即移去留靡定故曰不于當善字即上德字不必以散
財爲善聚歛爲不善牽來纏擾

曰一節

安國語楚語王孫圜聘於晉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問曰
楚之白珩猶在乎其爲寶也幾何矣曰楚之所寶者曰觀射
父能作訓辭以行事於諸侯使無以寡君爲口實又有左史
倚相能通訓典以叙百物以朝夕獻善敗於寡君使無忘先
王之業若諸侯之好幣具而導之以訓辭寡君其可以免罪
於諸侯而國民保焉此楚國之寶也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
何寶之焉

宋鄭古括曰文公時避驪姬之讒亡在翟而獻公薨秦穆公使
子顯弔之勸之復國舅犯爲之對此辭也

宋饒雙峯曰寶者指財而言此就財上說來却接用人說去蓋天下惟理財用人二事最大

宋盧玉溪曰不以金玉爲寶而以善人爲寶不以得國爲寶而以愛親之道爲寶是能內本而外末者也

宋胡雲峯曰右第五節當連上文善與不善看在我者惟善則得之在人者亦當惟善是寶兩寶字結上文財用惟善仁親又起下文之意蓋第三節言好惡第四節言財用此則兼財用好惡言也

明蔡虛齋曰上節王孫圉對趙鞅之辭下節舅犯教文公對秦使者之辭觀楚書之言則以善人爲本而金玉爲末觀舅犯之言則以親爲本而國爲末矣平天下者豈可以外本而內末乎楚爲春秋所惡舅犯特伯者之佐耳傳者取之以其知有本末之辨也然與傳文本末所指微異亦示例而已

明薛方山曰此二節是明不外本而內末之意意字要玩見晉楚皆伯者且一則輕財重賈一則輕國重親于內本外末之意猶有合焉况平天下者乎無以爲寶就指白珩說善人指觀射父左史倚相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事于諸侯而寡君不辱左史倚相能通訓典叙百物以獻善政于寡君使無忘先業無以爲寶無以得國爲寶也仁親固在臨喪哀痛慘怛上說然亦要重在不返國上故傳云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爲

利而天下其誰能悅之四个爲字要玩味

明黃貞父曰惟善爲寶仁親爲寶此亦見真心之合矩是知天下至可寶者德也王伯不能越也

明吳無障曰亡人無寶兩言便是文公成伯的根基蓋此時若依人得國後來終爲人制縛何由主盟中夏故戰國諸侯畧畧帶一分王道的意思便能制馭群雄

附覽新奇說

明鄭申甫曰楚國無以爲寶二節朱子以有四個爲寶字爲屬上面理財邊故曰此兩節又明不外本而內末之意然細玩善者善人也仁親亦有人的意思分明與秦誓一樣不是楚書舅犯節屬理財秦誓乃屬用人也

舅犯考

檀弓鄭玄注曰舅犯重耳之舅狐偃也字子犯○晉語里克乃丕鄭使屠畔夷告公子重耳於翟曰國亂民擾得國作亂治民在擾子盍入乎吾請爲子鉢鉢導也重耳告舅犯曰里克欲納我舅犯曰不可夫堅樹在始始不固本終必槁落夫長國者唯知喜怒哀樂之節是以導民不哀喪而求國難凶亂以入殆以喪得國則必樂喪樂喪必哀生因亂以入則必喜亂喜亂必怠德是哀樂喜怒之節易也何以導民民不我導誰長重長曰非喪誰代非亂誰納我舅曰偃也聞之喪師有小

大也喪大亂之剡剡錄也也不可犯也父母死爲大喪讒在兄

弟爲大亂今適當之是故難公子重耳出見使者曰子惠顧

亡人重耳父生不得供備灑掃之臣死又不敢蒞喪以重其

罪且辱大夫敢辭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

重耳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恒於斯得國恒於斯雖吾子儼然

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以

告舅犯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寶仁親以爲寶父死之

謂何又因以爲利而天下其孰能說之孺子其辭焉公子重

耳對客曰君惠弔亡臣重耳身喪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哀

以爲君憂父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君義稽顙而不拜

哭而起也而不私子顯以致命於穆公穆公曰仁夫也重耳

夫稽顙而不拜則未爲後也故不成拜哭而起則愛父也起

而不私則遠利也

秦誓曰節

宋盧玉溪曰一个挺然獨立而無朋黨之謂斷也無他技德有

餘而才不足也休也二字其義深長有淡然無欲之意又有

粹然至善之意曰如有容其量之大不可得而測亦不可得

而名言也有技若已有之能容天下有才之人則天下之才

皆其才也若已有之不特不媚嫉而已彥聖心好不啻若自

其口出能容天下有德之人則天下之德皆其德也不啻若

自其口出好善有誠而口不足以盡其心也能以天下之才
 德為己之才德信乎其能容矣前言如有容此言寔能容二
 句相應舍用此人其有益於人國可知有技疾惡之彥聖俾
 不通不能以天下之才德為才德人君而用此人國家豈不
 危殆能容者用之其利如此不能容者用之其害又如此人
 主在擇一相者此也此又絜矩之先務也

宋方蛟峯曰其如有容其疑辭也有甚物似他有容者言無可
 比他有容之大

宋陳新安曰有容者能絜矩而人所同好者也媚疾者不能絜
 矩而人所同惡者也人君能好有容者而用之惡媚疾者而
 舍之是又絜矩之大者

明蔡虛齋曰一箇只平平說不必說是挺然獨立而無朋黨之
 謂斷也今無他技作一句讀不可謂有德無才即休也處有
 容也不可分二意心之容物無形豈真有許多大可以容受
 許多物哉此蓋以物之有容者狀之之辭文意如恂也如也
 似不能言者足縮縮如有循之類

明袁中郎曰斷也誠一不二之意所謂確乎其不可拔也無他
 技言其無才能之蔽也人只是才能上着脚便有所蔽便不
 誠一便不虛明便不能如有容斷也無他技其心更無一毫
 功利之私物我之見知識意見之累只是湛然在中是何等

休也如此休也之意空洞無外若有所容而寔無所有故曰其如有容焉如有容正是無所不容之地有所容則必有所不容矣

明董思白曰君相之心俱要游于虛而不着于一物君心不虛則好惡有所著何以平天下相心不虛則才能有所著何以容天下故曰斷者絕也斷絕其才識而一無所有也休者罷也休罷其情思毫不起念以窒其衷也惟斷也無他技斯休休如有容實字根誠意說來虛飾于外者名為容而非實能容也能左右之曰以保與不保皆由此一个臣致之也

明黃葵陽曰斷不是樸茂之說須看一貌字對下心字看他有位不驕有勢不恣一段真誠雅度養國家之元氣培天地之和氣全在此無他技者非是無一毫才能之說也他把才能歛藏在斷之中只有一點忠君愛國之心除此之外他無所恃如所為此外無他賜之意○既曰休也而又曰如有容蓋以如字來形容休也之意

明薛方山曰其心其口即大臣之心口也心好之口必稱揚之然口之稱揚有限而心之羨慕無窮故曰其心好之不但若自其口出也極言好之深意寔能容之總承上有技彥聖寔是也今人作誠實講似非以能者以此故能也蒙引以能保我子孫作一句黎民尚亦有利哉作一句此說尚亦字明白

又有以黎民爲句而以下句總承者亦通還不如上說

惟仁人放流三節

宋陳北溪曰此能公其好惡而能絜矩者也

宋饒雙峰曰惡人之所同惡好人之所同好卽舜之去四凶舉十六相是也

宋盧玉溪曰此承上節下一截而言媢疾之人待之宜如此謂之能惡人可也而謂之能愛人何也蓋小人不去則君子不進去小人不能絕之則雖進君子而不能安之去小人固所以進君子絕小人乃所以安君子吾之威在媢疾之人吾之恩在天下後世矣惟吾心純乎天理之公故吾之好惡與天下爲公此仁人所以能愛惡人也

宋饒雙峰曰見賢而不能舉見不善而不能退如漢元帝知蕭望之之賢而不能用知弘恭石顯之姦而不能去是也

宋許東陽曰此段言絜矩而薦賢當速退不肖當遠

宋盧玉溪曰人性本有善而無惡故人皆好善而惡惡仁人之能好惡不過順人之性耳苟好惡惡善而拂人之性則失其本心甚矣非不仁之甚而何菑必逮身爲天下僂是也自秦誓至此凡四節秦誓一節見君子小人之分次節言用舍之能盡其道者又次言用舍之不盡其道者此節則言用舍之全失其道者皆因絜矩之義而申明好惡公私之極以申明

平天下之要道也

明蔡虛齋曰唯仁人放流之

云

已是他至公無私了下文

只引孔子所言以證之○必能於媚嫉者放流之而其放流之也又直至逆諸四夷方爲仁人之能惡人以退而不能遠照看便見得

明諸理齋曰此節是仁人能絜矩之得也君子小不容並立人君愛君子之心與惡小人之心亦不容並用其深于愛君子者必嚴于去小人者也三句一氣說下有謂逆諸四夷恐小人復進用似不必卽仁人之能惡如此則其能好可知

明高中玄曰媚嫉之人其害不可勝窮也世或曲爲容庇以爲厚德及其好惡旣穩至於殘害忠良流毒萬姓所謂厚德者

安在仁人不惟所愛必善而又爲之維持保護使不爲人所中傷而長爲國家之利不惟所惡必惡而又爲之屏絕黜逐使不得中傷善類以禍國家是愛固愛也然必能惡而後成其能愛則惡亦愛也故曰惟仁者能之

明薛方山曰人主不能論相則一人用舍之誤足以自禍其子孫宰相不能好賢則一念愛惡之偏足以空人之國秦誓之言足爲萬世鑑

明吳無障曰舊謂秦誓一節只舉個善人惡人如此不知傳者本意原以同民好惡爲至容賢利國之臣不惟保子孫而且

福黎民正是民所共好妨賢病國之臣不惟禍子孫而且殆
黎民正是民所共惡惟仁人能度民心着實用吾愛惡故謂
之能○又曰放流之三句要說得鄭重方見他能惡處去媚
嫉之人雖極善側媚彌縫而仁人至公無私畧不容情故能
去之○不與小人同中國必與君子共朝廷蓋禁伏兇人正
以保安善類愛惡俱從放流迸逐上看出

明方文伯曰惟仁人根慎德全在無私心上看然無私則公公
同天地無私則斷七若雷霆故能愛能惡愛惡不平上面惡
不肖全是一點保全善類及愛養萬民之心故放流之若此
是以惡行其愛者也兩個人字詩說有作善類言又有作黎
民言其意俱可不如兼用之似爲完

明董思白曰見賢與下節俱是用人不能絜矩之失也據註此
節是君子未仁下節是不仁之甚新說摠作一樣人說命過
不已必至于拂人之性此說可從二凡字卽註知定

明王觀濤曰命作慢不是遲慢只是忽畧苟且全不經意若謂
賢人選退無係于國之輕重意過字是太過之意不是過悞
之過蓋此等小人乃將就處之覺他寬縱了

明屠赤水曰是謂句緊承上說無兩層好惡情也不曰拂情而
曰拂性者推本言之三拂了人性是拂了天心故曰菑必逮
夫身自秦誓至此好惡單指用人言

中國四夷考

晉書云考羲軒於往統肇承天而理物訊炎昊於前辟爰制地而疏疆襲冠帶以辨諸華限要荒以殊遐裔區分中外其來尚矣○玉海云禹貢甸侯綏服謂之中國要荒謂之夷蠻○國策曰中國者聰明睿智之所居也萬物財貨之所聚也聖賢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藝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覲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後漢東夷傳序云凡蠻夷戎狄總名四夷猶公侯伯子男皆號諸侯○王制疏云東方謂之夷者風俗通云東方人好生萬物觝觸地而出夷者觝也其類有九依東夷傳九種一曰玄菟二曰濊三曰高驪四曰漕餼五曰鳧婁六曰索家七曰東屠八曰倭人九曰天鄙南方曰蠻者風俗通云君臣同川而浴極爲簡慢蠻者慢也其類有八李巡注爾雅云一曰天竺二曰咳首三曰僬僥四曰跂踵五曰穿曾六曰儋耳七曰狗軼八曰旁春西方曰戎者風俗通云斬伐殺生不得其中戎者兇也其類有六李巡注爾雅云一曰僥夷二曰戎夷三曰老白四曰耆菴五曰臭息六曰天剛北方曰狄者風俗通云父子嫂叔同穴無別狄者辟也其行邪辟其類有五李巡注爾雅云一曰月支二曰穢貊三曰匈奴四曰單于五曰白屋

君子有大道節

宋陳北溪曰忠信者絜矩之本能絜矩者也驕泰者任己之恣不能絜矩者也

宋朱子曰發於己者而自盡則爲忠循於物理而不違背則爲信忠是信之本信是忠之發伊川見明道此語尚晦故更云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

宋饒雙峰曰此得失字又串前兩段得失字而言由上文觀之固知得衆得國而又知善則得之矣然所以得此善者亦曰忠信則得善之道驕泰則失善之道矣忠信卽是誠意驕泰乃忠信之反也以此觀之可見誠意不特爲正心修身之要而又爲治國平天下之要

宋胡雲峰曰右第七節不分言好惡與財用之絜矩但言君子有大道此道字卽章首絜矩之道也小信以得之者在己有矩之心而發己自盡則爲忠在物有矩之理而循物無違則爲信驕泰以失之者驕者矜高不肯下同民之好惡非絜矩之道也泰者侈肆必至於橫歛乎民之財用非絜矩之道也前兩言得失人心天命存亡之幾也此言得失吾心天理存亡之幾也章句此一幾字當與誠意章幾字參看

宋許東陽曰此段以得失結之忠信則能絜矩者也驕泰則不能絜矩者也

明蔡虛齋曰大道正指絜矩之道此箇道乃天下之所以平者

也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不謂之大道而何大道是絜矩之尊稱○君子有大道一句未可用多言語講之不是專就能絜矩者言尚有驕泰以失之一邊

明王守溪曰君子有大道前云絜矩後云生財可見絜矩方爲大道忠信方能絜矩絜矩以用人是同民好賢惡不肖之欲也絜矩以生財是同民好利惡不利之欲也堯舜帥天下以仁亦以忠信之心帥于用人理財而已若驕泰之君不能實存此心只因撇不下一個利字故又說仁者發身以義爲利見財之不必聚而大道自可以生之也惟慎德而後可以聚民惟行大道而後可以生財惟不畜聚歛之臣而後可以行生財之大道此大學叙理財顛末義實若貫珠也

明王觀濤曰是故二字總承上好惡理財用人來君子以位言之不指己能絜矩者

明吳無障曰忠信不分其盡已正以處物看來首節上老七數語已括盡忠信之義

明李九我曰忠信是一點真心實意至誠惻怛便與天下相通能察其好惡之情而體悉無所不盡人有驕泰之心則傲然自放視閭閻疾苦漠然若不相聞方將拂百姓以從己之欲奪其所好而與之以所惡所用皆治之所行皆橫政安得不失絜矩之○纔忠信便自得大道是一時事

吳無障曰自樂只至災必健身其言絜矩之得失已盡此則
言其所以得失而已故得失字輕兩以字重如天下有不得
遂其分願也真如疾痛疴癢時刻不能去心必思所以曲處
而安全之不然一膜之外便爲胡越豈能處置得曲盡
明王觀濤曰驕矜者氣盈蔽其公好公惡之心侈泰者越檢違
其當好當惡之理故失大道

明繆當時曰兩個大道之辨上一個大道以絜矩可以平四方
疑帝命得人心人人得所萬世推行無弊視伯者之驩虞小
補私智小術不同故曰君子有大道下面生財之大道卽在
大道中間抽出一端言之比箕歛錙銖者大不侔故亦爲道
之大

明鄭申甫曰大道之絜矩尊稱忠信朱子解曰發已自盡爲忠
循物無違爲信據此二句便是得了非今日忠信明日乃得
大道也

明李九我曰必尋思忠信如何而得驕泰如何而失不然而徒
曰發已自盡爲忠循物無違爲信惟誠則明明則能知千萬
人之心卽已之心惟誠則公公則能以已之心爲千萬人之
心若不知誠是如何而誠誠何以明誠何以公則雖藻績其
詞而終不中肯綮矣

明焦漪圃曰大道是絜矩絜矩原從心裏出來吾人此心原是

至明至公的盡心爲忠實心爲信實心落心盡了此心純是
至明至公的本體則好惡自與人同而無處不是絜矩故曰
忠信以得之今人只說忠信是誠誠則明明誠則公亦不甚
玲瓏

明唐荆川曰三言得失首指國次指天命末指大道加切者得
衆之得失以人言善則得之得失以身言忠信以得之得失
以心言善不善切於得衆矣衆忠信驕泰又切於善不善也
○六抵國之得失一判於衆之得失而已耳衆之得失又判
於一人之善不善而已耳一人之善不善又判於一念之忠
信驕泰而已耳則夫有天下國家者可不知所務哉

生財有大道節

宋黃洵僇曰此大道字是君子有大道之道中之一事

宋饒雙峯曰財者末也財雖是末亦是重事君要生財亦自有
箇大道理生衆至用舒此四者不可缺一乃生財之正路外
此皆邪徑也

宋金仁山曰天地間自有無窮之利有國家者亦本有無窮之
財但勤者得之急者失之儉者裕之奢者耗之故傳之四語
萬世理財之大法也

宋陳新安曰務本謂生者衆爲者疾所以開財之源也節用謂
食者寡用者舒所以節財之流也疾謂速舒謂緩

宋許東陽曰此正言生財之方務本節用尤爲精密生衆爲疾
務本也食寡用舒節用也

宋朱子曰仁者不是特地散財買人歸已只是不私其有人自
歸之而身自尊是言散財之效如此不仁者只是務聚財不
管身危亡也

宋饒雙峰曰財散民聚此以財發身財聚民散此以身發財

宋陳新安曰紂聚鹿臺之財以亡武散之以興卽其証也

宋許東陽曰此段言仁者外末不仁者內末卽前節內德外財
之意

明蔡虛齋曰此是卽前財用而申言以補其未盡之意蓋前只
說不可聚財然財用是國家最急事只教人不聚財都無箇
生財之術如何可得故又說此一條

明王觀濤曰折衷云全章文義上節已盡矣此句最要說得好
蓋推本到忠信驕泰更無處去了緣何復論財貨蓋繫矩之
道非一端而不專其利最要繫人情惟專利之心最難克故
復丁寧此一段大意謂大道生財自可發身是義中自有利
也亦何苦而用聚斂之小人以召菑害乎蓋慎德一段言人
君不當專利之意多此一段言人君不必專利之意多不可
專主理財用人之說蓋理財本于用人只後二節依稀似有
此意耳以義爲利二句是此一段之主

明王荆石曰生財生字是自然生息如木有根本而生枝葉也
下足字與生字相照有大道不是設出來的大道乃自有个
公平正大之道合上下而共由亦合上下而成足者也下四
句便是大道

明王守溪曰生字對聚字言大道對私計小術言四之字俱指
財生衆以農言使民無不受田之家家無不力田之農也故
曰無遊民食寡簡天下之才而詔之祿也故曰無倖仁爲疾
民乘時盡力于農而無所妨也用舒者寧入勝出毋出勝入
徐也酌重不驟然盡用如匪類女用皆有式也生衆而爲疾
則財之源開而其來不竭食寡而用舒則財之流節而其去
有限財有不恒足者乎是言大道所生常也竟見王守溪
言却根足民來

明郭洙源曰生財大道曰君子大道中抽出言之謂絜矩以同
民欲故與天下共生財乃同民所欲之大道也此中具見不
外本內末之意民自生之而吾不聚歛以供冗食民自爲之
而吾不聚歛以供冗用是涵下面戒聚歛之害矣夫橫征暴
歛巧取陰奪則悖入者必悖出即足而非恒足惟財與天下
共生則民富而國亦富所謂恒足也

明徐儆菴曰後世生財不過兩件一則橫征暴歛以剝斯民之
命一則巧取陰奪以傷天地之和此皆所謂私智小術也均

之非大道也

明沈鯉門曰生財正與聚財相反生者生生不窮也生生不窮則不必有所與於下而下自足不必有所過取於下而上自足矣卽此便是惠而不費便是萬世經久之計故曰大道若聚財而專之於已則下竭而上亦竭矣故能生財必不聚財既聚財必不能生財此仁不仁之所以相反也

明蘇紫微曰生財者非生國家之財也生民間之財也生之衆民自生也食之寡不以冗食耗民也爲之疾民自爲也用之舒不以冗用疲民也此百姓之足卽君之足也

明陳國燾曰發財發身謂仁者通天下爲一身也四方四肢也萬民心腹也財者血脉榮衛也若斂財于上天下虛耗便覺敗體枯渴痿痺將身與財俱燼是以身發財也仁者能同好惡戒封殖元氣流貫血脉調和無有痿痺不仁之病故曰以財發身此句重看

明王荆石曰上節言生財此節言散財非旣生之又散之也有大道以生財而不爲聚斂便是散了

明丘毛伯曰以財發身不是有心去把財發身只論事理如此不仁者輕看

明繆當時曰發身發財之辨上發字作興發之發下發字作發出之發往說身以君身言近科程墨俱作仁者通天下爲一

身此意亦好

明徐岩泉曰仁者以財發身仁人其心公其心明知民所好所惡不肯自專利以傷民心故天下自愛戴尊之爲元后親之爲父母有德此有人而有土也似此身尊貴皆自散財起故曰發財

未有上好仁二節

宋問如何上仁下便義朱子曰只是一箇道理在上便喚做仁在下便喚做義在父便謂之慈在子便謂之孝

宋饒雙峯曰此段大意在不畜聚歛之臣見用人與理財相關處

仁山曰伐木斬木也然斬木有國之事若卿大夫則受木之家非斬木也豈卿大夫之家喪祭則取水於公故謂之伐與

宋盧玉溪曰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益古語觀此謂字可見引之以証獻子之言也獻子嘗師子思能知義利之分故能知絜矩之道

宋吳季子曰問大夫之富數馬以對畜馬乘則身爲大夫矣而復察於雞豚是較小利而失大體真可鄙也大夫以上喪祭用水謂之伐木之家家有厚祿可以已矣而乃畜牛羊以謀孳息之利其貪孰甚焉雖然害未及民也至於用一聚歛

之臣則剝下以奉上殘民以奉君箕歛之禍及于雞豚傷殘之害甚于牛羊凡可以畜便者靡所不至矣百乘卿家也又非畜馬伐冰者之比而可用聚歛之臣乎盜臣竊主之財以自私者耳能貧家而不能破家能蠹國而不能亡國乃若聚歛之臣則挾利進身為主歛怨用之家必破國必亡擇禍莫若輕故與其有聚歛之臣寧有盜臣也獻子之見可謂加於人數等矣

明蔡虛齋曰兩其字皆指在上者言未有事不終未有府庫財兩意俱從好義來言下既好義則上之事可終而上之財亦可保也

明林次仲曰此條是足仁者以財發身意言仁者雖散財以得民然卒亦未嘗無財何也未有上好仁云夫仁者散財以得民而卒亦未嘗無財如此以見為君者不必外本內末以聚財也

明茅鹿門曰此節以財發身者而究言之好仁註貼愛其下要見不忍專利意好義註貼忠其上且就民心寬說未有指實如云感恩思報懷德效忠而竭其尊君親上之誠便是終事還依舊說泛就在公之務畢力以圖其成如從役犯難皆是蓋終事不重只引起守財耳意若曰力出於民者且不自愛矧財出於君者敢生覬覦乎

明王荆石曰終事虛說守財正終事之實也既輸之又守之豈不是事必有終乎寧有盜臣甚言聚斂之臣不可有耳非取盜臣也獻子言有家而傳者說到國上見家國一理也

明黃貞白觀獻子之言乃知財止此數分各宜安以義爲利則均無貪以利爲利則悖而出痛惡聚斂之臣此亦有國烟戒絜矩之公心甚美獻子之言爲合道也

明丘瓊山曰聚斂之臣欲剥下媚上必於常式之外多增數日常賦之外別立科名日久歲深侈者不可復節增者不可復減一時作備遂爲生民無窮之禍

明解大紳曰三不畜皆以義言蓋食民之祿不當侵民之利但上而不畜不過起下之詞重聚斂上去蓋臣能聚斂則箕斂之禍及於雞豚傷殘之害甚於牛馬故斷不宜畜與其二句是甚言不可畜也

明李崆峒曰兩個以義爲利之辨上節承獻子言君以不畜爲義惟不畜便有終事守財之民正是義之便利處下節緊頂蓄害並至來蓋以利爲利便有無窮之害不若以義爲利可泯災害聖之憂故上以理欲言下以利害言各承本文爲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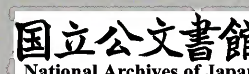
附覽新奇說

明蘇紫溪曰人君理財莫要用人何者世之庸君多惑志於小人世之小人多殖利以逢君故嚴義利之辨以儆臣也亦以

傲君也下好義非為民言也言臣下之好義正與以義為利相發也自君之愛民則曰仁自臣之奉公而不殖貨則曰義未有亡其君而無其臣者也臣既好義矣則君倡其始臣代其終財之源代為之開矣財之流代為之節矣易曰無成有終是也臣克終事何患民之不足又何患公家之不足耶孟獻子二節明在下者不可無好義之心為君者不可用好利之人也聚歛之臣義也非義也不畜聚歛之臣則義矣小人之害國家非義也亦非利也而不用人則義矣言家而國可知言國而天下可知

孟獻子考

檀弓鄭玄注獻子魯大夫仲孫蔑○左傳宣公九年春王使來徵聘夏孟獻子聘於周王以為有禮厚賄之○成公十三年春晉侯使卻錡來乞師將事不敬孟獻子曰卻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卻子無基且先君之嗣而自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惰棄君命也不亡何為劉向新序云獻子聘於晉宣子觴之三徙鐘石之懸不移而具獻子曰富哉家宣子曰子之家與我孰富獻子曰吾甚貧惟有二士曰顏回茲無靈者使吾邦家安平百姓和協惟此二者耳獻子出宣子曰彼君子也以養賢為富我鄙人也以鐘石金玉為富孔子曰孟獻子之富可著於春秋○春秋列傳曰獻子為卿



不驕禮賢下能處已若虛士以是多歸之○禮記孟獻子禫
懸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夫子曰獻子加於人一等矣

府庫考

玉海云周官有大府內外天王泉府而無掌庫之官蓋府庫通
言曲禮在府言府在庫言庫○禮記云季春之月審五庫之
量一曰車庫二曰兵庫三曰祭器庫四曰樂器庫五曰宴器
庫○左傳疏鄭玄云府謂寶藏貨賄之處庫爲車馬兵甲之
處又大學云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則庫亦藏財貨非獨
車馬甲兵也○易林云武庫軍府甲兵所聚○說文云庫兵
器所藏○春秋曜鉤云軫南衆星曰天庫天庫者天子藏府

馬乘考

疏案書傳士飾車駢馬詩云四牡駢匕大夫以上乃得乘四馬
下云伐木之家百乘之家此別云畜馬乘故知士初試爲大
夫者也

伐木考

疏按昭四年左傳云大夫命婦喪浴用水喪大記注云士不用
水故知卿大夫也○左傳申豐曰古者日在北陸而藏水西
陸朝覲而出之其藏水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
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
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時

食肉之祿水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水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啟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水山人取之獻人傳之與人納之隸人藏之夫水以風壯而以風出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徧則冬無沍傷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灾霜雹癘疾不降民不夭札七月之卒章藏水之道也

百乘考

馬法云六尺爲步七十百爲畝七十百爲夫七十爲屋七十爲井井十爲通七十爲成七方十里成十爲終七十爲同七方百里同十爲封七十爲畿七方千里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

足兵一同百里提封萬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是爲百乘之家

長國家節

宋盧玉溪曰長國家不務絜矩而務財用小人導之也務絜矩者義也務財用者利也君子喻義人主用君子則能絜矩矣小人喻利人主用小人則不能絜矩矣此天下治亂之分也宋朱子曰自生財有大道以後凡四節前兩節自君身言後兩節自君之用人言進君子退小人乃與民同好惡之大者是又所以爲絜矩之要道也故此章言絜矩之道必以進君子退小人終焉旣致嚴於君子小人之辨復致嚴於義利理欲

之辨者乃大學探本窮源之意卽本心存亡之幾決天下治亂之幾正以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故也

宋許東陽曰此段又言有天下者當用善人若用惡人至於天災見於上人害生於下國勢將崩此時雖有聖賢欲來扶持亦不可爲再三戒用人之詳也○災如日食星變木旱蝗疫皆是害如民心怨叛寇賊姦宄兵戈變亂皆是

明吳季子曰大學引獻子之言以寔義利之說又從而申之曰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卿大夫士一家之長也天子諸侯一國之長也細而長一家大而長一國所少者非財也今也未遑他務而汲汲於財用是非小人孰使之然哉開

國承家小人勿用夫苟是崇是長是信是使留害安得而不
至乎善者猶言能者亨屯傾否之君子也國家之事小人敗
之而使君子拯之君子固不辭難也然事勢已極不復可爲
則雖能者亦獨奈何哉由此觀之則國家不以利爲利而以
義爲利昭々矣大學重言以結之其垂戒也不亦嚴乎

明蔡虛齋此承上文言以利爲利之害益可以見國不以利
爲利以義爲利也○凡長其國家而務財用者其始也必有
小人以導之蓋小人所同好自非上智之主鮮有不溺於
此者故小人之媚其君多借此以爲媒進之階

明丘月林曰彼捐君言善之政所謂賞其納忠嘉其任怨者也

明黃貞父曰卽獻子痛惡聚斂之臣而究國家之害必自小人
小人者利之媒禍之種也蓋人主非生而嗜利國家亦未遽
至敗亡者小人百計巧中以開其欲竇令人主深善其策而
信之不疑以故財聚則怨聚怨聚則上干天和下叢人憤而
害乃甚庸主卽不動心於是非獨不惕然於利害乎此謂國
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明湛若水曰小人柄國將國家事美得大壞到得覺悟而別用
君子以挽之則釀禍之根雖非自今日而禍之交作始見於
今日擔事之人已非如昔日而事之難處更甚於昔日雖有
善者其柰之何

明楊復所曰小人卽上媚嫉之人也觀宋熙豐之臣欲言利而
將賢人一網打盡則媚嫉者正所以爲聚斂也善小人則不
畜忠良而人主上下前後左右皆以所惡施之必至于爭民
施奪民散財聚而所謂不善則失者失于此小人之手也唯
仁人能愛能惡屏小人親善良同民好惡斯絜矩之道得而
孝弟慈之願各遂天下不足平也

明王弼曰彼爲善之者實則培克而託于美名以濟其主之
私欲亦緣人君內多欲而外欲蓋之故甘受其欺罔自古善
人而無救於亂亡者不用之於可爲之時不可爲而後用之
也

附覽新奇說

明商素菴曰彼為善之當是脫一不字蓋指言為不善之小人也

明楊升菴曰彼為善之小人讀之使為國家句災害並至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少時授讀句讀也正得承上章之意近取兒等所讀會講則彼為善之讀小人之使為國家句蓋以善無小人故改之如此孟子曰善戰善陳皆此訓也茲正言小人之能聚斂而使之為國家不可耳

章旨

明張侗初曰平天下說絜矩絜矩說平其惡所惡平則所好平而天下平矣然有兩件大事曰理財曰用人而理財又係乎用人理財而勿奪民財貨平其好惡也用人而進賢退不賢平其好惡也講生財之大道而無悞于聚斂之小人亦平其好惡也得眾則得失善則得不善則失忠信則得驕泰則失夫善與忠信之能得眾者豈有他哉不過存此老心幼心恤孤之真心而無失吾好惡誠意之初而已

明王荆石曰此章大意只總註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一句已盡後人妄為分析皆非朱子本旨也大意言欲天下之平全在絜矩而所謂絜矩只在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二句而其要則又歸重於慎德慎德則必不忍私自

利而不同好惡於民然民所好莫大於利所惡莫大於不利故又提出個本末以見財之不可聚又於斷天命之得失挑出一善字以見不可不慎德而絜矩之意遂承此善字迤邐說去言當寶善而不寶玉寶仁親而不寶國當進君子退小人爲能愛能惡之仁人方是能同好惡而不拂人之性不然則菑必逮夫身所謂辟則爲天下僂者也卽此看來治平君子誠有個大道在不過同民之好惡而已忠信則真能愛民而能得此與民同好惡之大道得衆得國得天命皆不待言驕泰則知有己不知有人決然失此與民同好惡之大道而衆國天命一時俱失然人君徃徃驕泰不能實存此心者只因撇不下一個利字故說生財有大道以仁發身以義爲利正見財又不必聚苟得其道則未始不生惟用小人以聚歛則禍亦不可救耳此是民情好惡之大關鍵處故一篇之中三致意焉總是教爲人上者當同民心之好惡而不可用匪人而專其利今人必分某節至某節是理財不可用匪人而專其利今人必分某節至某節是理財不可用匪人而專其利今人必分某節至某節是理財不可用匪人而專其利

